

素患難上中

素行錄卷之二

共三

대한민국 국호
조선민주주의인민공화국

古
181.75
1582
V.2

素行錄卷之五

素患難上

二耻齋鵠洲申正模

編著

需之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小畜六四有孚血去惕出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履虎尾不噬人亨象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天是

以履虎尾不噬人亨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素行錄卷之五 素患難上

剝之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大過之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

悶。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象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明夷利艱貞。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

主人有言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蹇之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夫九二惕辨莫夜有戎勿恤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困之象曰、困剛揜也、險而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

震之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旅初六、瑣瑣斯其所取災、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渙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節初九、不出門庭、吉、

象曰、不出門庭、知通塞也、

繫辭曰亂之初生也則言語以為階也君不密則失
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
而不出也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
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
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
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
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
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
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
義巽以行權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時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書舜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

大禹謨益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警皞夔夔齊慄警亦允若紂殺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併藍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譖之曰西伯欲叛紂怒囚之羑里西伯歎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君而可叛者乎於是諸侯聞之以西伯能敬上而卹下也遂相率而歸之

出離說見書傳註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髦遜于荒今
 爾無指告予顛濟若之何其父師若曰尚今其有災
 我興受其敗尚其淪喪我同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
 舊云刻子王子不出我乃顛濟自靖人自獻于先王
 我不顧行遜李太白非指生之難處死之難故不可死
 而先武是以輕其生非孝也諸侯之師實其十亂之謀總
 也周武以三分之業存也乃戢彼西土反公之喪也
 其心之衆當公之存也乃戢彼西土反公之喪也
 乃觀于益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殷喪興亡之繫豈
 不重歟夫子稱殷有三存仁宣無微也亦敢頌之曰存身
 身存其宗亦仁矣若進死存其名存其祀亦仁矣將奔走
 其國亦仁矣若進死存其名存其祀亦仁矣將奔走
 褒生者死矣者死矣者死矣者死矣者死矣者死矣者死矣
 其志曰柳子厚箕子碑曰當其未稔而自斃武庚未殄
 比干已死微子厚箕子碑曰當其未稔而自斃武庚未殄
 亂而國存無其誰與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未殄
 也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或然者

卷之六
 三
 三
 三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辭，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乃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予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鵙鷄》。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獲，天大雷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葺之。」歲則大熟。《豳風》：「狼跋詩曰：狼跋其胡，載疋其尾。」公孫碩膚，赤鳥

几几狼寔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小雅鶴鳴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
子妻之。

子張問：崔杼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
於他邦，則曰：「惟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曰：「猶
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
知焉，得仁。」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

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矣。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欲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之間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之中，而莫之知也。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

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謂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公伯寮想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亦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愾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止也
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吾與爾言曰懷其寶而
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
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手啓予足詩云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善按

處死生亦不異於善處患
難故引入此條後倣此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
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罔存乎疹疾獨孤臣孽子

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遠，故達。

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餘見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我竭力耕田，供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畝。卦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四海，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

以解憂、

殷王中宗之子曰孝已、事親一夜五起、中宗用後妻言、竟逐之、

尹吉甫子伯奇、事後母至孝、母取蜂去毒、繫於衣上、呼伯奇使撥之、伯奇前欲去之、母便大呼曰、伯奇牽我、吉甫見疑、伯奇自死、

閔子寔為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代絮、父知之、欲出後母、子寔諫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父遂止、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女驪姬、是我傷公之心、

也曰朕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孤突紳傳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及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朕吾君老矣子小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申子昭父不義不得為孝但得謚恭而已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其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康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甬之問也善如甬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

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途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塊，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不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澹臺滅明之子，溺死於江，弟子欲收而葬之，明止之。

曰、螻蟻何親、魚鱉何讎、弟子曰、何夫子之不怒乎、曰、生為我子、死非吾兒、遂不收葬、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吊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喪甫親、使民未有聞焉、喪甫子、喪甫明而曰、甫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冉有問於子貢曰、夫子為衛君矣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八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

之、公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吊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

矣。文伯之喪，敬姜據其床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君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色，曰：是寡人之過也。寡人嘗學斷斯微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踰目而舉酌。

管仲與鮑叔牙為知己友，嘗與敵人戰，凡三戰而三北，人以為劫，鮑叔獨曰：是有老母，不可舍而死也。與之結交，益篤，仲嘗曰：生我者父母也，知我者鮑子也。

卞莊子養母與邾人屢戰輒北時人皆指為怯及母
歿齊人伐魯莊子赴鬪而三獲甲首以獻曰此塞三
北遂赴齊師殺十人而死夫子稱其勇胡雲峰曰莊
子輕死敵而
倚不終於孝有偏
駁雜之統
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向
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曰願為妾語陵善
事漢王漢王長者母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
者遂伏劍而死項羽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
遠西太守趙苞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為賊所怯質
載苞出戰對陳以擊郡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
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

臣義不得顧私息毀忠節、惟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送
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遂
與賊戰、母子皆被害、苞葬訖、曰、食祿以避亂、非忠也、
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嘔
血而死、

曹操使荀彧程昱守鄆城、時兗州郡縣皆應、呂布惟
鄆城及范不動、昱乃過范、說其令、斬允曰、聞呂布執
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為心、今天下大亂、英雄并
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宜詳擇也、
曹使君智勇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
則田單之功可立、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允

流涕許之，勒兵日守。徐衆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無至親也。於義應去。」衛公子開方仕齊，積年不返。管仲以為不懷其親，安得愛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為曹公所得，劉先生遣庶歸北，欲為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曹公亦宜遣允。徐庶在新野，其母為曹操所得。庶謂劉先生曰：「本欲為明公效愚歟，今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別。遂詣曹操。程子曰：「趙苞為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矣。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不顧而遽戰乎？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楚質以招陵。」

陵降可也。徐庶於此，蓋得之矣。

唐鄭義宗妻盧氏，畧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強盜數十，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唯有姑自在室。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為賊捶擊幾死。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懼。盧氏曰：人所以異於禽獍者，以其有仁義也。鄰里有意，尚且赴救，況在於姑而可委棄乎？若萬一危禍，豈宜獨全。

江革次翁，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并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為養。數遇賊，或怯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

於難轉客下邳貧窮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

薛包嘗好學篤行父娶後母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于舍外旦八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後服喪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

王祥性孝蚤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

於父每使灑掃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
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水凍祥解衣將剖
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而歸母又思黃雀炙
復有雀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歎以為孝
感所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
泣其篤孝純至如此

王裒偉元父儀為魏安東將軍司馬昭司馬東關之
敗昭問於裒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
帥昭怒曰司馬欲歸罪於孤耶遂引出斬之裒痛父
非命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日
夕常至墓所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讀詩至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
并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
蜜助之者，裒皆不聽，及司馬氏篡魏，裒終身未嘗西
向而坐，以示不臣于晉。

蕭梁古璠父，為原鄉令，逮詣廷尉，罪當死，璠十五，
登聞鼓，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訊
之，璠曰：「因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憐，顧不忍見父極
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耶？」廷尉更和顏
誘之，終無異辭，梁主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欲於
歲首舉充純孝，璠曰：「異哉！王尹何量之薄耶！父侔子
死，道固當然，若璠當此舉，乃是因父致名，何辱如之。」

固拒而止。

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衣毀踰禮，每哭踊頓絕，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一日以米數合為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雨。日兄子伯興欲為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伸，天地間一罪人，屋何宜覆。」蔡興宗為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為營塚壙。

朱壽昌生七歲，父守雍，出其母劉氏，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已，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

復還行次同州得馬劉氏時年七十餘矣雍守錢明
遠以事聞詔壽昌還就官由是天下皆知其孝蘇子
瞻為作詩以美之

漢楊彪位至太尉見漢祚將終稱脚癢不復行積十
年子修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答曰
悔無日殫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
容

曹操執陳宮謂曰奈卿老母何曰宮聞以孝治天下
者不害人之親孝母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曰奈
卿妻子何曰宮聞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
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未復言宮請就刑遂出

不顧採為之涕泣殺之召宮母養之終身嫁宮女撫
視其家皆厚於初

後漢橋玄為太尉以疾罷少子十歲獨遊門次率有
三人劫之登樓就玄求貨有頃司隸舉河南尹至恐
并殺其子不欲迫之玄瞋目呼曰奸人無狀玄豈以
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玄子亦死玄乞天
下凡劫質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京師劫質不避權
貴於此遂絕

晉右僕射鄧攸永嘉末没于石勒攸以牛馬負妻子
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緩度
不能兩全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義不可絕

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而去。其子朝棄而暮及，似乃繫之於樹而去。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綏服，收喪三年。贊曰：收棄子存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微纒絕其奔走乎？斯豈仁人孝子之用心也。卒以無嗣，宜矣。勿謂天道無知矣。是魏張範于陵及弟子戡為山賊所得。範即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戡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志，悉以還範。
 梁姑姊其室失火，兄子與二子俱在內，欲取兄子，輒

得其子，火威不得復入。婦人曰：梁豈可戶告人曉耶？
被不義之名，何面見兄弟國人哉？遂赴火而死。
郝鑑遭亂窮餓，鄉人共飴之。鑿常携兄子及外甥周
翼會食，鄉人曰：各自窮餓，以君之賢，欲共存耳，恐不
能兼飴，乃獨坐飯，肴兩頰，還吐與二兒食。

武后時，李迥秀母本微賤，妻叱媵婢，聞之不悅。迥秀
卽時出之，或問何處，如是。迥秀曰：娶妻本以養親，今
乃違忤顏色，安敢留也。

蘇丞相頌子容，知婺州，泝桐江水暴迅，舟橫欲覆。魏
國大夫人，在舟中幾溺矣。公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
正，大夫人甫出及岸，舟乃覆。衆以為誠孝所感。

穆姜、漢程文矩妻也。文矩前妻有四子，而穆姜有二子。文矩既沒，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穆姜撫字益篤，前妻子隆，遇疾困毒，母親調藥膳，與疾瘳，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吾曹過惡深矣，遂詣南鄭，微乞就刑，縣言之於郡，表異其母，蠲除徭役，散遣四子，許以修葺。」自後訓導益明，并為良士。

張南軒曰：溫太真忠義慷慨風節表著，足以為晉室名臣，然吾獨有所恨者，絕裾之事也。太真有母在此，身固不得以許劉琨矣。獨不見徐元真之事乎？元真所謂方寸亂矣，蓋其天性不可已者也。而太真獨忍於此乎？度其意不過以江左將興，奉檄勸進，僥倖投

富貴之機赴功名之會耳。而其所喪不過甚乎。或曰：使太真不來江左，則寧有後日之事業。此殆不然。昔人之事業，皆非有所為而為之，事理至前因而成之耳。若懷希慕求必之心，則私欲而已。苟可以就異日之事業，則凡肯親賊性，皆可以肩為。此三綱所由壞，而樊之所由生也。故伯夷叔齊不受其國，夫子以為求仁而得仁，商之三臣微子不得不去，箕子不得不為奴，比干不得不死，皆素其位而行也。就使太真能佐晉室，克復神州，一正天下，勳烈如此，浮雲之過太空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喪也。太真順母之心，而終其身，雖泯沒無聞於後，顧其所全者大於身，無愧焉。

足以此易彼哉。

煥章閣王公師愈字興正生七年逢兵亂從父嬰城誓死不暫去其側少長讀書郊外精舍鄉先生潘舍人義榮出遊見而異之指庵前竹命賦詩公遜謝一再採筆立成其卒章有願堅松栢操同保歲寒心之句潘公大嗟賞之遭父喪貧不得窆俟隣欲使從俗為火葬公號泣不食者累日見者感動合力助之乃克窆事終喪家益窮空教學以養母而自奉甚薄人所難堪其教飭子弟極懇款與其父兄言亦未嘗不依於孝悌忠信而閭巷田野之間情偽休戚皆習知之其所以動心忍性拂亂增益而進於日新者又非

他人所知也。晚年進位乎朝，卽上章乞閑，無間自適。讀書玩理，教誘後生，德望隱然。為東州之重，嘗念親在時，貧無以為養，食飲服用，終身不忍有所加。歲時祀享，輒哀慕如不勝。書史外泊然無所嗜。几案間無一長物。公妻俞氏，佐公養親，盡其力。作奩中裝，以遺諸妹，無少吝。後公閑居累年，相與共苦，食淡處之甚適。使公得以厲志德業，而無內顧之憂者，俞氏之力為多也。及公宦達，而俞氏儉素勤力，不改平日之舊。治家甚適，教子甚嚴。遇族姻甚厚，奉祀享賓客甚敬。而潔。

劉忠顯幹，死節于靖康之難。子子翬，痛憤國家非常。

之變以袞毀致羸自以不堪吏責丐閑以歸世家屏
山下潭溪之上有園林水竹之勝於是俯仰其間盡
乘人間事自號病翁獨居一室危坐或竟日夜嗒然
無一言意有所得則筆之於書或詠歸以自適間數
日輒一走父墓嗒嗒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後返
魏安陵人縮高之子仕於秦守管繇信陵君恐不下
使人召高將以為五大夫執節尉而使攻管高對曰
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
亦非君之所喜敢辭信陵君怒使謂安陵君生束縮
高而致之不然將率十萬之衆以造城下安陵君曰
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魏以守此城也手受太府之

憲其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
城亾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
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
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猛而自用此辭反必為
國禍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
患乎乃之使者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之縮素避舍
而遣使謝安陵君

秦王政初卽位太后時與文信侯私通恐事覺反禍
乃以舍人嫪毐詐為宦者進之生二子封毐為長信
侯有告毐實非宦者王下吏治毐夷三族遷太后於
雍負陽宮殺其二子下令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

七人、斷其四肢、積之闕下、齊客宗焦請諫、王大怒、按
劔而坐、足沫出、召欲烹之、焦徐行至前、再拜起曰、臣
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
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
陛下欲聞之乎、王曰、何謂也、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
不自知耶、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於雍、殘戮諫士、
桀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今天下聞之、盡尾解、無向秦
者、臣竊為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伏斧鑕、王下殿
手接之、爵以上卿、自駕虛左方、迎太后歸、復為母子
如初、

漢靈帝時、張奐上疏曰、蕃武貞忠、未被明宥、妖眚之

來皆為此也。今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宜思
大義，顧復之報。上深嘉納其言，而為宦者所制，不得
從也。即中謝弼又上封事曰：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
霧露之疾，當何面目以見天下？孝和皇帝不絕竇氏
之恩，前世以為羨談，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
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

後漢姜詩，廣漢人，與妻龐氏常力行孝，養其母，赤眉
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旱，
賊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
漢仇香，至行純嘿，鄉黨無知者，嘗為蒲亭長，民有陳
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吾近日過元

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
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以一旦之忿棄歷年之
勤乎且母養人遺孤不能成濟若死者有知百歲之
後當何以見凶者母涕泣而起香親到元家為陳人
倫譬以禍福元感悟奉為孝子考城令王與以其一
月俸資香入太學與符融比字融賓客盈室香常自
守融謂之今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香正色曰天
子設太學豈但使人遊談其中耶高揖而去融以告
郭泰因就房謁之泰嗟歎起拜曰君泰之師非泰之
友也香雖燕居必正衣服妻子事之若嚴君妻子有
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愆過香冠妻子乃敢升堂終

不見其喜怒聲色之異。

李固杜喬以忠正大臣為梁冀所殺，暴其屍，有敢臨者罪之。固弟子郭亮未冠，左提章鉞，右秉斧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報。與董斑俱往哭臨，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欲干試有司乎？」亮曰：「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耶？」太后聞之，赦不誅。喬故掾楊匡亦號泣星行，至洛，著故赤幘，託為夏門亭吏，守護視喪，積十二日。太后許收二公骸骨，匡送喬喪，葬訖，行服與亮斑皆隱身不仕。宋侯丁輕財樂義，安貧守約，少與申顏為友。易服互出，謀食以養，兩家如一。顏病，可徒步求醫，未歸而顏

死其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未斂而可至撫之而
瞑顏死無子可辛勤百園不足則賣衣以益之率糶
其事時方天寒可與其子單服以居適有饋白金者
可顧顏之孤妹為憂未遑恤已遂以嫁之其甥程伯
子曰近世朋友道薄臨患難鮮不愛其力聞先生之
風可以激頽波而起廢疾矣

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
必為玉杯為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恠之物而御之矣
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為淫泆箕子諫
不聽而囚之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
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悅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

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採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遂殺王子比干，剖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人臣三諫而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既平殷亂，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遂餓而死。韓昌

黎曰伯夷叔齊特立獨行，亘萬世而不顧者也。胡五
峯曰：莊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者也。
若伯夷者，可謂全性命之正者矣。謂之死，名可乎？朱
子曰：伯夷有壁立萬仞之氣。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責父御，卜國為右，馬驚
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言無躬微縣責
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
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
自此始矣。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珽邑於從者，而后入。柳
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以從？如皆從，則孰守

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斑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痛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不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隣重。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可乎。禮弓三條出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象士。死制。曲禮

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猶正也。禮運。

內亂不與焉，外患不辟也。雜記。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檀弓。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王制。

樂毅破齊，聞畫邑人王躅賢，使人請，躅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國破君亡，吾不能存，又欲以兵劫之乎？遂刎其頸而死。毅嘉其節，封其墓。

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側。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為報仇，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

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
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耶何乃自
苦如此讓曰委質為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
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
後又伏於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之
王孫賈事齊湣王王出走賈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
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
而望汝今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王孫
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齒者
袒右從之者四百人與誅淖齒刺而殺之
初屈平為懷王左徒志潔行廉明於治體王甚任之

後以讒見疏而睠顧不忘作離騷以自怨尚冀王之
一寤而王終不寤也其後子蘭又讒之於頃襄王怒
遷於江南平作九歌九章遂懷石自投汨羅而死
朱子曰屈原之心其為忠清潔白固無待於辨論而
自顯若其為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辨說所能
全故君子之於人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
不能無弊則雖三人猶必有師况如屈子乃千載而
一人我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此觀人之法也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
於忠者也故論其大節則其他可以一切置之不問
論其細行而必欲合聖賢之槩度則吾固已言其不

能皆合於中庸矣尚何說哉

朱子修屈三閭忠潔侯廟為文奉安曰惟神為國忠
謀遭譖放逐行吟憔悴厥有離騷懷沙自沉勇赴茲
水遺祠錫號帝有愍書吏情不供神用不宗乃今修
奉亦既訖功敢饌靈神敢陳椒醑惟神降鑒永奠厥
居

臨川吳氏曰楚三閭大夫竭其忠智欲強宗國懷王
信譖踈之國事日非竟客死於秦襄王又信譖放之
江南原不忍見宗國駸駸趨於亡遂沉江而死韓臣
之子子房自以五世相韓散財結客為韓報讎博浪
之椎不中則匿身下邳以俟時山東兵起從沛公入

關立韓公子成續韓後秦亡楚而伯王沛公於漢又
殺韓成良乃輔漢滅楚而終隱去諸葛孔明初見昭
烈已知賊之必亡漢而勸昭烈跨有荆益圖伯業復
帝室後率償其言晉陶淵明自其高祖長沙桓公為
晉忠臣及桓玄篡逆劉裕起自布衣誅玄又滅秦滅
漢挾震主之威晉祚將易既無昭烈可輔以興復又
無高皇可倚以報復志願莫伸其憤悶之心徃徃發
見於詩蓋四賢者其遇時不同而君臣之義重則其
心一也

漢靈帝問侍中楊奇曰朕何如桓帝奇對曰陛下之
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

震子孫也。死後必復致大鳥矣。竒震曾孫也。
龜山楊氏曰：班固謂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
所處，予謂田叔之隨王，雖以身死，死之何益於趙？此
與婢妾賤人慷慨殺身者，何以異哉？烏在其為知所
處。

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社稷之臣可也。
然何嘗挾數任術，觀史氏所載其議論，未嘗不以正
當時。但以母子天性之說，告武后，其瀆於死者亦屢
矣。卒至武后怒而言曰：還汝太子，夫豈嘗姑務柔從
以陰幸事之成乎？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
若夫成功則天也，人臣之事君，或遠或近，或去或不

去歸絜其身而已。豈可枉己而未難必之功乎。
溫公曰：精敏辨博，拳捷趨勇，非才也。驅市井數十之
衆，摧胡虜百萬之師，戰則不可勝，守則不可拔，斯可
謂之才矣。死黨友存孤兒，非義也。明君臣之大分，識
天下之大義，守死而不變，斯可謂之義矣。攻城拔邑
之衆，斬首捕虜之多，非功也。控掖天下之喉，咽蔽全
天下之太半，使其國家定於己，傾存於既，止斯可謂
之功矣。嗚呼！以巡之才如是，義如是，功如是，而猶不克
於流俗之毀，況其暖曖者耶。
朱子曰：惟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
而不可解者，是皆出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待於外。

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為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君者徃徃接跡於當世有能奮然發起於其間如李公綱之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讒間竄斥屢濱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見李公綱祠堂記

南軒張氏曰某登對時上曰伏節死義之士難得某對曰陛下未得所以求之之道上曰何如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則臨事可以得伏節死義之士矣若平日不能犯顏敢諫則他日安敢望其伏節死義乎

宋吳懋為禮部員外郎，虜立張邦昌法當郎，卓然奏公度不可拒，將引繩自裁，有幸非常者。曰：僕請為之。由是獲免，而王時雍用事，坐政事堂，公發憤罵時雍曰：反虜吾不能繫，汝如段秀實耶？時雍面頸發赤，不能對公，因以疾求罷，不聽，遂稱病篤於家。

宋李文懿，郇公，為兵部侍郎，苗劉反，露刃宮門上，登樓撫諭公，亟趨前叱，苗劉等凶蹤稍息。公扣宰相朱勝非問計策，傅等皆在，公反復鐫詰，人為公危，公無懼色。太后垂簾，勝非奏變故以來，能助朝廷者，惟李師鄭、殺乃除公翰林學士，上賜親札，畧曰：卿毅然正色，辭氣折羣醜，萬衆動色，具臣覩顏，朱子曰：天地之

間義理之實孰有大於君臣之際者而公乃能竭其
股肱之力以有成功是其所立豈獨以其文而已乎
段秀實拜涇原鄭穎節度使三十四年吐蕃不敢犯
塞清約簡易遠近稱之非公會不聽樂飲酒私室無
妓媵無贏財公退之後端居靜慮而已嘗為涇州都
侯王童之嘗謀作亂期以辛酉朝警嚴而發前夕有
告之者秀實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
輒止之數刻遽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涇原節度使
馬麟疾亟以段秀實知節度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
麟死軍中奔哭者數千人喧咽門扉秀實悉不聽入
命押牙馬頔治喪事於內李漢惠接賓客於外妻妾

子孫位於堂、宗族位於庭、將佐位於前、牙士卒哭於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於衢路、輒執而囚之、非護喪從行者、無得遠送、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遠近、皆有定處、違者以軍法從事、都虞候史廷幹等、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奏遣八宿衛分徙其黨、補以外職、不戮一人、軍府晏然、朱泚欲僭位、秀實勃然起、執源休腕、奪象笏、奮而前、唾泚面、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耶、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頰流血、被面、匍匐走、遇害、

顏真卿改太子太師、李希烈陷汝州、盧杞遣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諭、可不勞師而定、詔下、公卿皆失色、

李勉以為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固留。至河南府，府尹鄭叔則以希烈反，杖著勸不行，答曰：「君命可避乎？」既見希烈，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達大誅，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稜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詎賊不絕于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容若等脅耶？諸賊失色，遂遇害。」

唐韋臯為營田判官，權至隴西，留後事。朱泚既僭逆，令家僮使于臯，又遣劉陶賓授臯鳳翔節度使，臯俱斬以徇。於是詔臯為御史大夫、隴州刺史，置奉義軍。

鄧度使以旌之。

唐劉弘基京師平功第一授右驍大將軍討薛舉戰淺水原八總管軍皆沒惟弘基一軍戮力矢盡為賤所拘帝以臨難不屈優護其家。

漢王尊為益州刺史至九折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耶途耶尊叱其御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故名其地為忠孝坂。

唐李晟收京師每與朱泚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李懷光戒之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暴為賊餌哉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爾。唐憲宗時王師討蔡不利襄度請身督戰帝曰度曰。

果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即拜彰義軍節度。兼西討宣撫處置使。

唐代宗即位，內官魚朝恩、程元振等，嫉宿將郭子儀，請罷副元帥。子儀既謝恩上表，進肅宗所賜前後詔敕，因為陳訴曰：先皇帝曲垂惠獎，念及勤勞，貽臣詔書一千餘首，聖旨微婉，慰諭綢繆。彰微臣一功之功，誠子孫萬代之寶。自靈武河南、彭原、廊坊、河東、鳳翔、兩京、絳州，臣所經行，賜手詔勅書凡二十卷，昧死上陳。庶煩聽覽。詔答曰：朕不德，不明，俾大臣憂疑。朕之過也。俄而土蕃陷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朝恩等內慙。

唐徐州張達封卒，兵亂囚監軍，逼達封子愔主軍務。帝以李鄘剛毅，拜宣慰使持節直入其軍，大會將士，諭以禍福。出監軍獄中，使復位，愔即上表來謝罪。稱留後鄘曰：非詔命，安得輒稱之？削去，乃受。既還，遷郎中。

田弘正圖魏博相衛貝瀘之地，籍其人以獻。憲宗美其誠，詔充魏博節度使。又遣裴度宣慰，度具陳朝廷厚意，且以錢五百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弘正不覺自失，奉上益謹，復請度徧行其部，宣示天子恩詔。魏人由是歎服。唐孔巢父為魏博宣慰使，巢父辨而才，及見田悅，與

言君臣大義利害逆順時悅久不臣喜曰不圖今日
還為主人巢父曰爾若早不引歸乃一劊賊爾數日
田緒殺悅遂與大將邢曹俊等聽命巢父即以緒權
知軍務紓其難

宋慶曆四年陝西四帥皆改觀察使例多畏難辭避
韓魏公為秦州觀察使曰吾君憂邊臣子何以擇官
獨不辭神宗即位王陶奏彈宰相不狎常朝班為跋
扈時相即韓公也帝遣近臣以陶言示公公奏曰臣
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黃門至則可縛臣矣帝為之
動魏公嘗曰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
自處幸而不死皆偶成實天所扶持非琦所能也又

曰、臨事若慮得、是剗定脚住、更不移成敗、則任它方可成務、溫公撰公祠堂記曰、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為、若湍水之赴深壑、或諫曰、公所為如是、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殆非明哲之所尚、公歎曰、為人臣者、盡力以事其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爾、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成、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

宋張堯佐、以貴妃之故、一日中除宣徽、鄧度、景陵羣牧使、介上疏引楊國忠為戒、又與諫官包拯、吳奎等論列、上前率奪宣徽、景陵兩使、特加介六品服、以旌直言、未幾復除堯佐宣徽使、出知河陽、公又獨爭之、

不能奪仁宗諭曰除意初出中書公遂極言彥博知益州日以燈籠錦緞貴妃而取相位今又以宣徽使結克佐請逐彥博而相富弼又言吳奎觀望挾奸語甚切直仁宗怒却其奏不視且言將貶竄介徐讀畢曰臣忠憤所激昇鏤不避何辭於謫上急召兩府以疏示之曰介言他事乃可至謂彥博因貴妃得政此何言也介面質彥博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樞府梁適叱介下殿介爭愈切仁宗大怒至音甚厲衆恐禍出不測是時蔡襄立殿陛即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質遂貶蔡州別駕翌日改英州明日罷彥博出吳奎而

遣中使護送介至貶所且戒以必全之令無路死後
潞公再當國言介所言亦中臣病而責太重願召之
遂召充言事御史帝曰知卿被謫以來未嘗以私書
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公頓首謝退就職言事無避
如前

熙寧七年大旱河東北陝西流民大入京師或掘草
木以食或身被枷鎖而賣妻鬻子以償官監門鄭俠
為圖以進曰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以正欺
罔之罪神宗覽疏歎息為罷新法十八事民間歡呼
相慶自上因下詔求言越三日大雨安石求去薦惠
卿以代已俠又上書請罷惠卿又上疏諫用兵語甚

劫又上書譏大臣并詆臺諫又言禁中被甲登殿等
事執政大怒以為謗訕朝政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送
汀州編管徒步就貶所俠性清儉布衣糲食終身有
應舉不以實年者戒之曰方謀入仕已有欺君之心
不可暇日聞子侄誦詩考槃之義曰弗諼者不怠君之
惡弗過者不過君之朝弗告者不告君以善顧人之
君有惓惓不忍也故永矢以絕之公歎曰是何言歟
古之人在畎畝不怠君况於賢者一不見用而怠戾
若此哉蓋不諼者弗怠君也弗過者弗以君為過也
弗告者弗以告他人也其存心如此故雖流俗頓挫
之餘一話一言未嘗不在君父覩政役繁興民物噉

噉但顰顙而已。

朱子序李公綱後略曰。政宣之際。國家隆盛。而都城一日大水。猝至。舉朝相顧。莫有敢以變異為言。而公獨知其必有夷狄兵戎之禍。上疏極言。冀有以消弭於未然。不幸謫官以去。而間不七年。虜騎遂薄都城。公於此時。又方以眇然一介。放逐之餘。出負山岳。萬鈞之重。首陳至策。而徽宗決內禪之計。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却強虜。然自重圍。既解。衆人之心。無復遠慮。而爭為割地講和之說。以苟目前之安。公獨以為不然。而首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得氣再入之不可以不憂。則讒間蜂起。遠

謫避荒而不數月間都城亦失守矣。達炎再造首登
廟堂且將益擄形便以為必守中原必還二聖之計。
然在位纔七十餘日而又遭讒以去其在紹興因事
獻言亦皆畏天恤民自強自治之意而深以議和退
避為非策。前後二十餘年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說如
出於立談指顧之間。顧嘗論之使公之言用於宣和
則都城必無危迫之憂用於靖康則國家必無顛覆
之禍用於紹興則旋軫舊京汴掃陵寢以復祖宗之
土宇而奉報不共戴天之讎其已久矣。夫豈使王業
偏安於江海之滢而尚貽吾君今日之憂哉。
金主亮入寇或安傳有幸閩蜀之議人情皇惑陳文

正康伯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及閩者、誠用其言、大
事去矣、一日中使持御批來、甚遽、公讀之、乃有旨如
更一日、虜騎未退、且令放散百官、公取焚之、八奏曰、
審如聖訓、百官既散、主勢孤矣、上問焚之何也、公曰、
既不可付外施行、又不可輒留私家、故焚之、上深然
之、公知上意、雅欲視師、乃奏曰、敵國破盟、天人共憤、
今日之師、有進無退、若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氣自倍
矣、願分三衙禁旅、助棄漢兵、待其先發、然後應之、
苗劉逆亂、以上為睿聖皇帝、再皇太子即位、鄭公穀
庭立而折之、不能奪、且以為逆焰熾甚、非結外援、不
可為北走金陵、與潁浩等議興復計、太后不允、二凶

肆行殺戮公奏乞行軍法遣所親謝嚮變服為賈人
徒步如平江見浚等具言城中事撰杜鵑詩四句親
寫令携去詩云杜鵑飛飛無定棲寄巢生子百鳥依
園林花老晝夜啼安得百鳥挾以歸取杜甫詩意以
杜鵑喻天子以百鳥喻百官言內外百官當同心共
謀挾天子反帝位也嚮至平江以詩篇呈浚等莫不
嗟歎感激奮勵為赴難計

張魏公念檜欺君誤國欲力論時事以悟上意以太
夫人許氏年高言之必被禍恐不能堪太夫人覺公
形瘠問故公具言所以太夫人誦先雍公咸紹聖初
制舉科對策曰臣寧言而死于鈇鉞不忍不言而負

陛下至再三、公意遂決、乃言曰、當今事故、譬若養大
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測、
決速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斷之於心、謹察情偽、豫
備倉卒、庶幾社稷有全安之理、不然、異時以國與敵
者、反歸罪正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一夕不能安
也、檜見之大怒、命臺諫論公、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
興國、連州、居住、後又落職、永州、居住、公出任國事、每
以不得從容、盡子職、為念、及既去國、太夫人以公退
處、欣然從之、左右侍倚、兀所以承順親意者、無不申
盡、太夫人安之、不知其為遷謫也、然公自以為上遇
我厚、雖流離遠屏、亦未嘗一念不在朝廷、作草堂命

以三省記之曰吾之忠於君孝於親修於己者恐或
未至也予之三省將有進於斯而愧其未能也則公
之所深省而自得者遠矣公後被謫命即行自夫人
以下留侍太夫人獨挈子侄往太夫人送之曰汝無
愧矣勉讀聖人書無以家為念公之貶所月一再遣
人至太夫人所日夕讀易精思大旨述之於編素能
飲酒數斗太夫人曰南方地熱回省酒即不敢飲及
再見太夫人命之飲又飲終身不踰三酌連州景物
甚勝暇即杖策遊歷連人愛重公爭持肴果以迎時
檜益肆凶焰遷謫者不絕于道四方觀望公處之恬
然形氣益充實作四德銘曰忠則順天孝則生福勤

則業進、儉則心逸、連人相與鏡石誦焉。時嶺南瘴疫大作、日色晝昏、官于連者自太守以下、死凡數人、哭聲連巷、門落至有絕爨者。公和藥拯之、日至千餘人。惟公家下至僕厮、無一人告病過者。咨嗟莫不以為天相忠誠也。公晚得退休、行次餘干、假宗室趙頊之居而寓止焉。孟秋既望、公薦享祖考、既奠而跌、公起歎曰：「吾大命不遠矣。」且曰：「吾嘗為國家不能復中原、盡雪祖宗之耻、不欲歸葬先人墓左、即死、葬我衡山足矣。」疾病、問子杲等、國家得無棄四郡乎。且命申乞致仕、命婦女悉去。夜分而薨。朱子曰：「公在城中、親見二帝北狩、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虜俱生。」

質艱難之際，事有危疑，人方畏避，則挺身以身任之，不以死生動其心。南渡以來，士大夫倡為和說，其賢者則不過為保守江南之計，夷狄制命禽獸，逼人莫知其為大變。公獨毅然以虜未滅為己責，必欲正人心，雪讎恥，復土宇，振遺黎，顛沛百罹，志逾金石。晚復際遇，主義益堅，雖天嗇其功，使公困於讒慝之口，不能卒就其志，然而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之人曉然復知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者，而得其東彝之正，則其功烈之盛，亦豈可勝言哉。又曰：自靖康後，紀綱不振，王室凌夷，公首倡大義，率諸將誅苗劉，乘輿反正，復論正瓊罪，而後國法

立人心服。自武夫捍卒，小兒竈婦，深山窮谷，裔夷絕域，皆聞公名，盍然歸仰，忠義之感，實自此始也。岳武穆忠孝出於天性，母疾親嘗藥餌，母歿廬于墓，自有敵難，立志慷慨，以必取中原滅胡虜為念。臨危誓衆，或至流涕，將士莫不感憤，自奉甚薄，少飲酒，能至數斗，上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口不飲。吳玠嘗餽明姝以遺之，却而不受。上欲營其第於行都，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為？」故起復制，辭有勵辭第之志。之語數言和議，非計。檜大惡之，與張浚合謀欲殺之，逮繫公父子，令下俟高治之。飛困於拷掠，亦無服辭，遂賜死。子雲戮于市，籍沒財產，徙家嶺。

南洪皓蠟書馳奏以為虜所畏服不敢稱名者惟飛
至以父呼之諸首聞其死酌酒相慶公知書而待士
且濟人之貧用兵先計後戰屢勝強虜天下究之
李忠襄顯忠靖康間遨遊三國萬死歸來忠烈昭然
上貫白日反敗兀朮於柘臬挫逆亮於采石西取順
昌如復符離雖志不就亦足暴白於世矣逮啓手足
囑諸子曰汝曹當場節盡忠以追繼其志則吾死不
瞑目矣言竟寂然而逝

呂東萊曰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訥訥然
如不出諸其口及宋之盟談笑當裘甲之變晏子長
不滿七尺及崔慶之盟白刃在前殺然貴育不能棄

蓋其怯者血氣也其勇者義也

張南軒曰李固杜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百世之下
凜乎猶有生氣其視胡廣趙戒輩真不啻如糞土也
但恨於幾會節目之間處之未盡要是於春秋提綱
之法講之不素耳若固者盡其忠國之心而無克難
之才可勝惜哉杜固在九卿中若懷是見必贊固為
之矣及繼固為相已制命於冀矣相與就死嗚乎悲
矣

張南軒曰竇武陳蕃雖據權處位而事當至難主弱
一也政在房闈二也宦者盤錯其勢已威三也武等
雖漸引類於上而植根未固上則太后之心未明禍

亂之原、下則中外之情、未識朝廷之尊、而武等之謀、
但欲速為決去、小人之計、夫當時宦者雖有罪、然亦
豈無輕重先後之倫、觀朱瑀所謂中官放縱者、自可
誅耳、武有何罪、而當盡族滅、使蕃武施之、有道德之
有序、則雖此曹、蓋亦有心服者矣、况其所自處者、又
自有失、方是時、宦者竊柄已久、人知有此曹而已、為
大臣者、要當深自刻苦、至誠惻怛、舉動無失、而後人
有以孚信、而趨向於我、可以消弭禍亂、而武於靈帝
踐祚之初、一門三侯、妄自封殖、如此、其誰有心服乎、
故王甫後來、亦得以籍口、則可見此曹平日之所竊
議、而象志之所不平者矣、蕃雖辭爵、而能力止武

之封是亦絜身之為耳任天下之重者顧止如是哉然每讀審辭爵之疏未嘗不三復歎息其辭達其義正東京之文若此者蓋鮮亦足以見其忠義之氣也可勝惜哉

或問竊武子當衛成公無道失國之時周旋其間盡心竭力而不去及成公囚京師武子求掌橐籥薄鷓兔公於死終以復國及元咺之訟武子又獨以忠而獲免其能保身以濟其君如此雖謂之知可也而夫子曰其愚不可及又嘗曰君子哉蘧伯玉邾有道則仕邾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以伯玉之事責武子雖謂之愚不識時可也然惓惓忠國不避艱險能為人所

言行錄卷之三
三

四

不能為抑亦難矣故謂之愚蓋憫之也其補南容曰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免於刑戮武子之免亦幸矣
然武子仕衛兩世其君信任之義不可棄而去之其
幾於東漢王允乎允又不免被害伊尹以天下為己
任治亦進亂亦進使成湯不興聘幣不至雖五就桀
其志曷施陳蕃漢代人豪驅馳險阨之中與刑人腐
夫同朝爭衡屢退而不去者以仁為己任非人倫莫
相卹也卒以謀疎見殺亦昧於夫子免刑戮之戒然
陳蕃王允猶是當時朝廷倚任身居鼎軸義當與國
存亡故程子曰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若無言責
官守則如東海盜萌當先漢之亂憤三綱之既絕掛

冠東門浮海而去，惟恐其緩也。君子之道，詎可不識時？幾朱子曰：所疑竄武事，大槩得之，但為蘧伯玉南容之知，則易為武子之愚，則難。所以聖人有不可及之歎。陳蕃王允固不得為伯玉南容之知，然蕃事未成而謀已泄，允功未就而志已驕，則又不能為武子之愚。此其所以取禍也。然為蘧萌則甚易，為二公則甚難，又不可以此而責彼，但當問其時義之如何，與其所處之當否可也。

張南軒曰：名節之稱，起於衰世。昔之儒者，學問素充，其施於用，隨時著見，不斲於立節，而其節不可奪，不斲於徇名，而其名隨之在己，初無一毫加意也。至於

世衰道微於凌遲委靡之中而其能挺然自立者則
世以名節歸之而士君子道學未至則亦以此自負
吁亦小矣然而名節之稱雖起於衰世而於衰世之
中實亦有賴於此使併與是焉而俱亡則亦無以為
國矣光武中興尊德義貴隱逸而中世以後人才輩
出雖視昔之儒者有愧然在衰世之中守義不苟蓋
有足尚者矣至於桓靈之後國勢奄奄羣校并起睥
睨神器未敢即取者亦一時君子維持之力也然則
名節之稱在君子則未盡而於國家亦何負哉蓋不
可不思也

又曰東漢黨錮諸君子蓋嘉其志氣之美而惜其所

處之未盡、重其天質之高、而歎其於學有所未足也、
方是時、乾綱解紐、陰邪得路、天下之勢日入於頽敗
矣、而諸君子曾不少貶、以徇於世、慷慨所激、視死如
歸、至於患難得喪、寧復肯顧其志氣、可謂美矣、雖然
昔之君子、其出處屈伸之際、蓋各有義、故當困之時、
則有居困之道、當屯之時、則有亨屯之法、時不我用、
則晦處自修、危行而言遜、其進不可苟也、若乃居位、
則思其艱、而慮其周、扶持根本、漸以圖濟、其為不可
驟也、黨錮諸君子在下、則噓枯吹生、自為題榜、圭角
銜露、昧夫處困之道矣、及其有位於朝、不過奮袂正
色、搏擊豪強、數輩、以為事業在此矣、又進而居高位、

則果於有為，直欲一施之，而不復顧身，死非所問，而國勢愈傾，是又失亨屯之法矣。是豈非有所未盡，為可恨歟？若諸君子之不為死生禍福，易採其間，如李膺、杜密、陳蕃、董、卓然一時，其天資可謂剛特不羣矣。然惟其未知從事於聖門也，故所行雖正，立節雖嚴，未免發於意氣之所動，而非循乎義理之安，出於惡其聲之所感，而未盡夫惻怛之實處，之有未盡，固其宜也。豈非於學有不足歟？使在聖門，則當入仲由之科，聖人抑揚矯揉之，其必有道矣。或以為陳大丘之事，為得其中，以予觀之，大丘在諸君子中，持心最平，蓋天資又加美焉耳，而其所處張讓之事，亦非中節。

在當時、隱迹自晦、豈無其方、何至送宦者之葬、此又為矯失之過、以此免禍、君子亦不貴也、不然、則郭有道乎、識高而量洪、才優而慮遠、足為當世人物之領袖、然收斂之功、猶未之盡、要亦於學有欠也、不然、則黃叔度乎、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渥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為最高乎、使在聖門、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矣、

朱子曰、荀叔正言於梁冀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迹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爽、則遂為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為非、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

至此矣、

池齊黃氏曰、陳大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為善、賴賴以全活者甚衆、前輩亦以為大丘道廣、嘗竊疑之、如此則枉尺直尋、而可為歟、士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為法、天地如此、其廣古今如此、其遠人物如此、其衆、便使東漢善流、盡為宦官所殺、世曷嘗無善流哉、若使是真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籍大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坑落塹者、也、

張南軒曰、諸葛武侯、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蓋凜凜乎三代之佐

也。侯之言曰：鞠躬盡力，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嗟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中途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中，而亾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旦居此。侯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其心力，死而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卧，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經陳紀而不為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允其

所為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所
可處至讀其將沒自表之辭則知天下物欲舉不足
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曾子曰士
不可以不弘毅若侯者其可謂弘且毅者歟孟子曰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
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非耶又贊侯畫像曰維忠武
侯識其大者仗義履仁卓然不舍方卧南陽若將終
身三顧而起時哉屈伸難平者事不昧者幾大綱既
得萬目乃隨惟一其心而以時動我奉天討不震不
竦噫侯此心萬世不泯遺像有儼瞻者起敬
曾齋許氏曰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真當時

只有復漢討賊為當，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歸之於天而已。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之心。常人則必計其成敗利害也。

宋劉忠顯公鞅、靖康之難，秉義不屈而死。其子子羽，號天泣血，以報羞恥，自誓與張魏公協心戮力，教然以身當兵衝，將士視公，感激爭奮，率全蜀境以蔽上流。寇退，又方相與定計，改紀軍政，以圖再舉。而張公

已困於讒，公亦相次得罪，徙白州矣。

出朱子所撰碑文

宋吳公芾、建炎初，客臨安，聞東都留守宗澤死，嗚咽流涕，終夕不寐，為詩哭之，語甚悲壯。中間立朝多翫，不偶，又不肯少貶，以求合，遂浩然有歸志。所居負

山臨湖，雜植花竹，築亭館其間，延康數里，榜曰湖山。清曠窈窕，甲於東中。至是來歸，遂決終焉之計。乃作休休之堂而賦詩焉。自謂有七宜休，又作景疏。希白之堂而自號曰湖山居士。日與賓客浮舟倚杖，徜徉其間，酌酒賦詩，竟夕不倦。如是者十四年。蓋已脩然若無意於世者，而獨其愛君憂國之心，未嘗一日忘也。

劉忠肅共父，知達康府，寢疾臨歿，召門下生曰：口授千餘言，極言近習用事之害，至引恭顯佐文以為戒。且薦故相魏國陳公及桂帥張敬夫，別以手書訣敬夫，而書亦與焉。其言皆以未能為國家報雪讎恥為

深恨蓋其忠篤雖蹈死生之變而未嘗復更志也
南軒張公去國三年更歷兩鎮雖不復得聞國論而
早夜孜孜反身修德愛民討軍以俟國家扶名正義
之舉於是天子益知公可用嘗賜手書褒其忠實蓋
將復大用之而公已病矣病亟且死猶手疏勸上以
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
寫畢緘付庶僚使驛上之嗚乎朱子曰靖康之變國
家之禍極矣小火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
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
又未有吾敬夫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
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卒時

年四十有八，樞出江陵，老穉挽車，號痛數千里不絕。訃聞，上亦深為嗟悼，四方士大夫，往往出涕相吊，而靜江之人，哭之尤哀。蓋公為人，坦蕩明白，表裡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勇於徙義，則又奮勵明決，無毫髮滯吝意，以至疾病垂死，而口不絕吟於天理人欲之間，則平日可知也。

宋宣和末，二三弄臣，竊弄國柄，連取燕雲，官吏相慶，獨黃公中美，有憂色。俄而河北盜賊蜂起，金虜勝之，遂不能支，官吏相與匍匐拜降，唯恐居後。公獨奮然誓死不屈，虜既八城，放兵四出，有挺刃脅公以降者，公顧左右，踣之而逸，變姓名匿里巷中，虜退乃出，則

先降者皆已抵罪而宣撫使獨竒公節俾行府事靖
康元年遭危城之變而明年欽宗出行虜營虜遂以
兵威脅城中擁張邦昌而立之一時公卿相與俛首
唯唯聽命公獨感憤義不辱身即日移檄致其事而
去嗚呼祖宗朝百年禮義廉恥之化其所以涵養斯
人者可謂至深遠矣夫以熙寧以來羣小相師滅理
窮欲以逮于茲適已六十年矣士大夫酣豢之餘心
志潰亂不可收拾宜其禍變危迫而皆不知所以為
憂敗衄迎降而皆不知所以為恥棄君畔父奉賊稱
臣而皆不知所以為辱也猶復有如公等者出於其
間是雖人之秉彝不容泯滅然而祖宗所以涵養斯

人至深且遠者，豈不於是而小見遺餘乎。

紹興十年，信川守臣王自中奏請建廟，合祭張忠文、叔夜、鄭威、愍、驤，以旌忠愍節。為額，朱子序而詩之，曰：皇皇后帝，降衷下民。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臣之事君，策名為質，報生以死。身豈遑恤，若魚熊掌，取舍之間，是孰使之。其性則然，林林之生，孰無此性。利害刼之，或失其正。文武張公，投命重圍，擁孤不遂，視死如歸。侃侃鄭公，遙遙孤壘，城亾與亾，其節亦偉。方時大變，象潰如川，二公相望，砥柱屹然。慷慨臨死，一心如水。實全其天，萬古不死。招魂作主，帝有閔書。吏惰不稱，神用不居。孰見孰聞，孰嗟孰歎。孰蒸孰嘗，孰克用勸。

守侯請命、奠此新宮、煌煌巨扁、合舊增崇、麗牲有碑、螭蟠龜負、我其銘之、過者必下、

滕公膺司、台州戶曹事、時盜起、幫原連陷六州、太守趙資道、郡丞李景淵、咸愕眙、不知所為、謀欲遁去、它吏相顧、亦無敢出一語者、公獨慨然、請任其責、有異議者、輒面叱之、即日移書、訣其父母昆弟、而閉其妻子於官舍、悉召州人、諭以利害、人人感泣、踴躍聽命、乃亟下令、發夫守險、增陴濬隍、分屯列柵、為死守計、日夜循撫、甘苦同之、城中之人、始有固志、而守丞以下、皆已遁去久矣、既而山民呂師囊起兵、應賊、號十餘萬、導以攻城、前後數四、公皆應機設計、立摧破之、

手弓臨城殪厥渠帥賊遂退走率全其郛凡所存活以六萬計

朱子曰程端蒙正思病革手書來訣于予曰端蒙死不恨恨不克終養而卒業於門爾願先生自愛早就羣書以俟來哲世不我知天豈亦不我知也我予雅意正思任道勇而用志專必能卒究精微之蘊以廣斯道之傳遽讀其書不覺失聲流涕既而視其筆跡謹好如常日又知其擱於死生之際如此為之痛惜久而不能平也

陳師德年二十五卒病革父母往視之謂曰死生有命汝所知也師德拱手對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水、又顧其兄屬、以問學修身之意、越夕而逝。
宋潘公峙歸自江東、環堵蕭然、彈琴讀書、有以自適。
未嘗與諸公貴人通聲問、既病、神明不衰、起居莊敬、
如常時、顧諸子、誦曾子易箒時語而絕。
魏元履自少有志於當時、晚而遇主、謂可以行其學、
然其仕不能半歲而不合、以歸、間獨喟然曰、上恩深
厚如此、而吾學不至、無以感悟報塞、吾罪大矣、先是、
嘗榜其書室曰艮齋、至是日、處其間、方將修理、驚學
以益末、其所未至、從遊之士、稍有自遠來者、而不幸
病不起矣、病革時、顧念君親、處理家事、無一言之謬、
其母視之、不巾不見也、戒其子、毋以僧巫俗禮况我、

且以書召其友新安朱某至，則盡以終事為寄而訣。陳福公疾革，手書一紙示諸子曰：予病恐不能自還，生死大數無足悲矣。白屋起家，致身三少，報國無功，圖榮有覩，獲死牖下，尚復何云。遺表只附聖恩，無得祈求恩澤。死之後，百日八葬，不用僧道，退薦等事。吾欲以身牽薄俗，汝等不可違也。無功無德，無得立碑，請謚。汝等力學為善人，惟忠惟孝，可報國家。此外無可祝命。婦女出寢門，顧謂中子守曰：遺表惟以選用忠良，恢復境土為請，可也。翌朝，整冠歛衽，神氣靜定。安卧而薨。公平居自奉甚約，言談舉止不改鄉閭之舊。食不過一肉，而衣或二十餘年不易。晚歲，筭菘，不

為華侈、僮使不過數人、皆謹慝忠朴、門庭闐然、過者或不知公相家也。

朱韋齋松、屬靖康之變、在右溪、與同寮燕集、忽有以北狩之問來、論者公震駭、投袂大慟、幾絕、建炎再造王室、漂搖未有所定、固不暇博求幽遠、而公抱負經奇、尤恥自售、以是困於塵埃、卑辱鋒鏑、擻之中地、寄假授以養其親、以至下從筭商之役、於嶺海魚鰕之境、則已無復有當世之念矣、嘗病士溺於俗學、而不明君臣之大義、是以處於成敗之間者、常有偷生自恕之意味、於舍生取義之節、將使三綱淪墜、而有國者無所恃、以為安、則又奏博求魁磊骨鯁之士、真

之朝廷使之平居無事正色立朝則奸萌逆節潛銷
於冥冥之中一有緩急則奮不顧身以抗大難亦足
以禦危辱凌暴之侮矣及檜為虜諫都人恟懼公與
史院同舍范如玉等五六人合辭抗疏以為虜人和
使即秦之衡人而執事者方以吾為梓宮母后淵聖
天屬之故不復顧二百年社稷之重其言之切如此
檜怒甚論罪出之公遂屏居建溪之上日以討尋篤
業為事蓋玩心於義理之微而放意於塵垢之外晚
既屬疾自知必不起而處之泰然略無憂懼之色手
書告訣于所善胡公憲劉公勉之劉公子翬屬以其
子其志道取膺死而後已垂裕後人不使迷於所向

者又如此云、

張南軒曰、符堅掃境入寇、方是時、晉室之勢亦甚殆矣、梁益既非吾有、而襄沔復為所破、在他人、宜恐懼失措之不暇、而謝安方且從容應敵、不過以江北軍事付之謝玄、及劉牢之輩、卒以成功、蓋其方略素定、非僥倖苟然也、非特方略之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直欲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勲業、誠與才合故也、大抵立大事者、非誠與才合、不足以濟、若安者、其在東晉人物中、傑出者哉、

朱子問萬正淳曰、桓溫移晉祚、謝安能死節否、對曰、必不能、却須逃去、朱子曰、逃將安往、若非死節、即北

而事賊耳如溫之入朝已自無策從其廢立九錫已成但姑為遷延以俟其死不幸而病少甦則將何以處之擁衆兵上流而下何以當之於此者謝安果可當伏節死義之資乎或曰坦之倒執手板而安從容問雅似亦有執者曰世間自有一般心膽大底人如廢海西公時他也不能拒廢也得不得廢也得大節在那裏

朱子跋張忠確公家曰熹嘗銘張忠文公之墓因得讀其遺書而歎慕其風烈今又得觀其子張忠確公汾州家問尤深敬仰竊惟國家昇平百年德隆澤茂世臣喬木不為無人而一旦危難之際忠義之節乃

獨萃於張氏之一門，其亦盛矣。公之大節如青天白日，固不待贊述而後明，而熹獨於其筆札之精謹，見其神氣之安閒，於其家人父子之間，見其誓死之外，惟以叔恤孤遺為寄，而無一毫內顧下流之私也。嗚呼！非其胸中有以大過人者，何以及此？先覺有言，慷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若公之死，其真所謂從容就義者耶？

朱子知潭州，榜諭其民曰：謹按晉書，浙州刺史離國司馬王承當王敦之亂，興兵唱義為國討賊，功雖不就，志節可嘉。故通判州軍事孟彥卿、通判州事趙民彥、將官劉玠、兵官趙津之，皆以紹興初年金虜侵犯，

或提兵出戰或率衆守城徇國捐軀忠節顯著合宜
塑像祭享慰答忠魂

朱子答張敬夫曰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
者正以復讎之大義為重而掩葬之常禮為輕以示
萬世臣子遭此非常之變者必能討賊復讎然後為
有以葬其君親者其義泯劫著明矣

又答張敬夫曰誨諭五王之事以為但復唐祚而不
立中宗則武曌可誅後患亦絕此誠至論但中宗雖
不肖而當時幽閉特以一言之失罪狀未著人望未
絕是亦未遽為獨夫也乃欲逆探未形之禍一旦舍
之而更立宗室恐反為計較利害之私非所以順人

心秉天理而事亦未必可成也。如何如何。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遂奏轉運乏軍糧。太宗怒，召中使付三函令取之。翰等首承相呂端不敢言，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庭中。上使人偵視，庭中有何人，報云：細瘦而長者，尚立焉。上出詰之曰：朕所以擢仕，以爾為賢，乃不材如是耶。尚留此安俟。對曰：陛下不知臣不材，使待罪。二府臣當不避死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今陛下擄一幅奏，盡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白，加誅何晚焉。上意解，遂如若水議。

唐陸方元為監察御史，則天使安輯嶺外，將涉風濤，甚狂，舟人不敢舉帆。方元曰：我受命無私，神豈害我，遽命濟而風息。

唐王義方坐與張亮善，貶吉安丞。道南海，舟師持酒脯祈福。義方酌酒誓曰：有如忠獲戾，孝見尤，四維廓氛，十神安流，神之聽之，無作神羞。既祭，天雲開，露人壯其誠。

李義府擅恣誅殺，王義方奏請重勘，對仗讀彈文。叱義府使退，三叱義府趨出。義方乃讀彈文曰：義府善柔成性，佞媚為心，因緣幸會，遂致通顯，不能盡忠，彈節對揚。王休策蹇勸駕，祇奉皇眷，而反憑附，城社蔽

虧日月、請托公行、交遊羣小、原有罪之淳于、殞無辜
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回天轉日之威、
方斯夏劣、比如可怒、孰不可容、金風啓節、玉露戒途、
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與鷹鷂并擊、請除君側、少答
鴻私、碎首玉陛、庶明臣節、請付法推斷、以申典憲、
陽城字元宗、初隱中條山、德宗召拜諫議大夫、他諫
官論事、苛細紛紛、而城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諫、居位
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迥齡誣陸贄、帝怒甚、城始
守迥英門、上疏極論、慷慨引義、申直贄等、累日不止、
聞者寒懼、帝欲遂相迥齡、城顯語曰、迥齡若相、吾當
取白麻壞之、哭於庭、陸免於死、裴不果相、皆城之力

也。

漢王式為昌邑王師，昌邑廢，式繫獄當死，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誦之也。使者以聞，得減死，後徵為博士。式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竟謝病歸。

孔道輔字原魯，為右諫議大夫，上廢郭后，道輔與范仲淹、率諸臺諫詣閣門請對，閣門不為奏。道輔等欲自宣祐門入，監官宦者闔扉拒之。道輔手撫門銅鑲，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令吾曹入諫。

劉元城遍歷言路，正色入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每以辨是非、邪正為先進，君子退，少人為急，面折廷爭。

至雷霆之威赫然則執簡却立伺天威少霽復前極
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却者或至四五殿廷觀者皆汗
縮悚聽退則咨嗟歎服至以俚語目之曰殿上席
張戢天祺除監察御史爭新法章數十上最後言今
大惡未去橫斂未除不正之司尚存無名之使方擾
又詣中書爭之王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戢曰我之狂
直宜為叅政所笑天下之人笑叅政亦不少矣
東坡贊王元之畫像曰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余
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瑄之李
固張昭唐魏鄭公狄梁公皆以身徇義招之不來麾
之不去正色而立于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

消禍於未萌、救危於將亡、使皆如公、孫承相張禹、胡
廣、雖累千百、緩急豈可望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
文直道、獨立當世、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
廷清明、無大奸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耿如秋霜夏
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居於衆邪
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為、必將驚世絕俗、使斗筭
穿窬之徒、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余見公之畫
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為執鞭而不可得、乃追為之贊
云、惟昔聖賢、患莫已知、公遇太宗、允也其時、帝欲用
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為名
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伸、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

之有泚其類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愛莫起

後漢李善南陽滎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元家疾疫相繼死沒惟有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貨財千萬諸奴婢欲殺續分其財產善潛負續逃親自哺養乳為生連續在懷抱奉之不啻長君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官悉杖殺之

周室大夫仕於周妻淫於隣主父還恐覺之為毒酒使媵婢進之婢私曰進之則殺主父告之則殺主母因佯僵覆酒主父怒而笞之妻恐婢言之因他過欲殺之婢就杖將死而不言主父之弟聞之直以告主

父、放其妻將納、婢辭以自殺、主父乃厚幣嫁之、
祖逖有胡奴曰王安、逖甚愛之、及紹之誅、安歎曰、豈
可使士雅無後乎、乃往就市觀刑、逖庶子道重始十
歲、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為沙門、
王達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親信之、既而
去、曇應募兵八、捧日軍凡十餘年、會曇以子學妖術
妄言事、父子械繫、御史臺上怒甚、治獄急、平生親友
無一人敢通問者、達朝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言
問者、四十餘日、曇坐貶恩州、別駕、仍即時監防出城、
諸子皆流嶺外、達退哭送之、防者過之、達曰、我主人
也、豈得不送之乎、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從者皆

辭去曰、我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雲感恚自死、倘
無家人、達使毋守其屍、出為之治、葬事、朝夕哭如親
父子、見者皆為流涕、殯、曇於城南佛舍、然後去、嗚呼
達賤隸也、非知有古人、臣烈士之行、又非矯迹求名
以取祿仕也、獨能發於天性、不顧罪戾、以救其故主
之急、終始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嗟乎、彼所得於曇者、
不過一飯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或致
位公卿、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戾目視之、猶
懼其禍之及己也、若畏猛火、遠避去之、或從以擠之、
以自脫、鼓篋其優恤賑救耶、彼雖巍然衣冠、類士君
子、而稽其行事、則此僕夫必羞之、
凍水記聞

宋趙鄰幾及子東之繼卒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以

三

三

宋趙鄰幾及子東之繼卒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以
養無宅以居僕趙迺嗣者久事鄰幾義不轉去竭力
營衣食以給三女使其女與同處女之院迺嗣未嘗
至其門見其面三女既長迺嗣至京師訪鄰幾知舊
謀嫁之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發歎大哭具道所
以二公驚謝曰吾徒具儒衣冠不能恤親知之孤不
迨汝遠矣即迎三女子京師求簪纓良士嫁之石守
道為之作傳以厲天下謂迺嗣有古君子之行古烈
士之操古仁人之心豈特僕夫之賢天下之賢也
劉庭式未第時議娶既第而妻瞽卒娶之後庭式倅
密州而妻死庭式踰年而哀不衰不肯復娶蘓軾問

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君愛何從生、何從出乎庭
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
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心招者、
皆可以為妻耶、軾深感其言、

衛共姜、衛世子共伯之妻也、共伯早死、共姜守義、父
母欲奪而嫁之、共姜不許、作栢舟之詩、以死自誓、其
詩曰、沉彼栢舟、在彼中河、鬣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
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蔡人妻、宋人之女也、既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
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
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有惡疾、彼無大故、又不

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

漢成帝班婕妤嘗有寵上游後庭欲與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後趙飛燕姊弟俱為婕妤譖班婕妤祝诅主上考問之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想如其無知想無益也上善其對赦之

漢馮太后與傅太后并事元帝為婕妤嘗從幸虎圈熊逸出攀檻傅婕妤等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

立上問之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態至御座故以身當之帝嗟歎敬重

丹陽督矯覽殺其太守孫翊覽欲逼取翊妻徐氏徐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潛使所親語翊舊將孫高傳嬰等與共圖覽嬰涕泣許諾密呼翊舊時卒二十餘人與誓合謀晦日設祭徐哭盡哀果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懽悅覽覘之無復疑意徐氏潛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八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徐氏乃還裹經奉覽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

漢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且行時

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
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
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織衽以為家業終無嫁意居
喪三年父母哀其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嫁之孝婦
曰夫去時屬妾以供養老母妾既許諾之夫養人老
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欲
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
姑八十餘以天年終盡賣田宅財物以葬之終奉祭
祀睢陽太守以聞使使者賜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
無所與號曰孝婦

曹爽從弟文叔妻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早死

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為信其後
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棗
及棗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強
逼令女歸時文寧為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
類冀其意阻微使人諷之令女歎且泣曰吾亦惟之
許之是也家以為信防之少懈令女竊入寢室以刀
斷鼻蒙被而卧其母呼與語不應蒙被視之血流滿
床席舉家往視之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
輕塵栖弱草耳何辛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
欲誰為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威衰改節義者不以
存亡易心曹氏全威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

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為米

隋李德武妻淑英、裴矩之女、德武坐事貶嶺南時、嫁
方踰歲、矩表離昏、德武謂淑英曰、我無還理、君必僂
他族、于此長訣矣、答曰、夫天也、豈可背乎、願死無它
讀列女傳、見不更嫁者曰、不踐二庭、婦人之常、何異
而載之書、後十年、德武未還、矩決嫁之、斷髮不食、矩
不能奪、德武更娶甬朱氏、遇赦還、中途聞其完節、乃
遣後妻為夫婦如初、

或問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
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唐奉天竇氏二女、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泰中、羣盜

數人剽略村落，二女皆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巖穴間，曳出之。驅迫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即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縊之自投，折足破面流血，羣盜乃舍之而去。京兆倫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其門閭，永蠲其家丁役。

東坡云：昨日太守楊君米通判張君規邀余出遊安國寺中，坐中論風氣養生之事。余曰：「皆不足道，難在去慾。」張曰：「蘇子卿嚙雪啗糞，縮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允為胡婦生子，窮居海上，且爾而况洞燭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衆

客皆大笑

言行錄卷之三

六十一

三二

素行錄卷之六

素患難中

趙孝弟禮為賊所得將食之孝自縛詣賊曰禮瘦不
如孝肥賊俱赦之
晉咸寧中大疫庾家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癘氣
方熾父母兄弟皆出次于外家獨留不去諸父兄強
之乃曰家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
撫柩臨窆如是者十有餘旬疫氣既歇家人乃返毗
病得差家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
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始知疫
厲之不能相染也

曹植當黃初之世，數有貶削，而植深自斂退，方且責躬上表，求自試，兄不見察，而不敢廢恭順之義，卒持此以自全。其贈白馬王彪詩云：「丈夫志四方，萬里猶比鄰。恩義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幃，然後展慇懃。」憂思成疾，疹無乃兒女仁。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末云：「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于時諸王凜凜不自保，子達此詩，憂傷慷慨，有不可勝言之悲。其詩所謂蒼蠅聞白黑，讒巧令人踈。蓋為灌均輩，終無惡兄之意。處人倫之變者，當以為法。文中子曰：「至哉思王，以天下讓，真篤論也。」朱子答何叔京曰：「舜喜象之來，非不知其將殺已，但

舜之心見其憂則亦憂見其喜則亦喜今見其喜而
來故亦為之喜雖明知彼之將殺己而自我觀之吾
弟耳兄弟之愛終豈能忘也聞之師曰聖人盡性故
能全體此理雖遭橫逆之變幾殺其身而此心湛然
不少搖動

又答徐元聘曰周公東征不必言用權自是王室至
親與諸侯連衡背畔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
帥師征之乃是正義不待可與權者而後能也來教
所謂周公之志非謂身謀也為先王謀也非為先王
謀也以身任天下之重也此語極佳
華陽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則封之管

蔡啓商以叛周，周公為相則誅之，其迹不同，其心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己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之而已。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共誅也。周公豈得以私之哉？後世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之同歸于道也。

張耒文潛曰：物不受變，則材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為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皆歛

其英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此之謂損之而成虐之
而樂者是也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伯子胥
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方其羈窮憂患之時陰益其
所短而進其所不能非為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故
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
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賣貨竊犯
圍而出告糶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於
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外
望見之曰仁人廉士窮改節米回曰改節即何稱於
仁廉哉子貢以告孔子子曰吾將問之召回曰疇昔
予夢見先人豈或啓佑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祭焉

對曰、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
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家語、
曲禮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

郭林宗嘗止陳國、見童子魏德公、知其有異、德公求
近其房、供給灑掃、林宗嘗不佳、夜中命作粥、林宗一
啜、怒而呵之曰、高明為長者作粥、使沙不可食、以杯
擗地、德公更進粥、三進三呵、德公無變容、顏色殊悅、
林宗曰、始見子之面、今乃知子之心、遂友善之、
唐狄仁傑為并州法曹、同寮鄭崇質、當使絕域、其母
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憂、詣
長史簡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有隙、

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知愧乎、遂相與輯睦、

元表不華字兼善、好讀書、登進士第、立朝尚風節、不
隨俗浮沉、丞相大平被劾去、不華獨餞之都門外、大
平止之曰、恐累公、不華曰、士為知己死、寧避禍耶、後
雖為時相、所擯斥、人莫不賢之、

東坡出知杭州、道由南京、后山時為徐州教授、告徐
守孫覺、願徃見、而覺不之許、乃託疾謁、告來南京、送
別、同舟東下、至宿而歸、後為劉安所憚、

謫惠州、獨以少子過、自隨、瘴厲所侵、蠻蛇所侮、膏中
泊、朕無所芥蒂、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疾苦者卑之
藥、頽斃者納之窆、又率衆為大橋、以濟病涉者、惠人

愛敬之、大臣猶以為未足、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築石無有、所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為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甃、以助之、為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時從父老遊、無間也、一日過黎子雲、遇雨、乃從農家借箬笠戴之、著屐以歸、婦人小兒相隨爭笑、丙辰仲秋、歡飲達朝、大醉、作水調歌、都下傳唱此詞、神宗問內侍外面新行小詞、內侍錄此進呈、讀至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上曰、蘇軾終是愛君、乃命量移汝州、

紹聖四年、自惠州再謫昌化、寓城南天慶觀、初東坡

與弟子由相別渡海既登舟笑謂曰豈所謂道不行
乘桴浮于海者耶元符間徽宗登極量移廉州由澄
邁北渡有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觀平生之句
南軒跋東坡帖云坡公結字穩密姿態橫生一字落
地固可寶玩而况平生大節如此我竊嘗觀公議論
不合於熙豐固宜至元祐初諸老在朝羣賢彙征及
論役法與己意少異亦未嘗一語苟同可見公之心
惟義之比初無適莫也方貶黃州無一毫挫折意在
他人已為難能然年尚壯也至於投老矣荒剛毅凜
凜不少衰此豈可及我范太史藏公舊帖其間雖有
壯老之不同然忠義之氣未嘗不蔚然見于筆墨間

也真可畏而仰哉。

荀巨伯遠者朋友疾值胡賊攻郡巨伯不忍去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并空汝何男子敢獨止此巨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之命賊知其賢旋軍而還。

王全斌平蜀殺降兵三千人時曹彬不從但取其文案不署字反師還太祖責問曰如何敢亂殺人又曰曹彬但退不干備事彬不退但叩頭伏罪曰臣同商議罪合誅戮太祖遂原之。後忽一日太祖宣曹彬曰命汝收江南更不得似往時西川亂殺人彬徐奏曰臣若不奏恐陛下不知曩日西川殺降之事臣曾高

量固執不下，臣見叔當日文案元不着字，太祖取覽之曰：如此則當時何故堅執伏罪？曰：臣初與全斌等同被委任，若全斌等獲罪，臣獨清雪，不為穩便，所以一向伏罪。太祖曰：卿既欲自當，又安用留此文？曰：臣初意陛下必行誅戮，故留此文書，令老母進呈，乞全貸老母之命，太祖尤器遇之。

朱子曰：賢士大夫不容於邪枉，以放於竄逐流離之禍，雖其至親篤友亦或背而去之，甚者安視狼狽困辱而莫之卹也。當是時，乃有平日未嘗一通聲聞之人，獨能奮然不顧一時權臣之威虐，崎嶇反側，以致其擁護扶持之力，而不少懈，彼豈故為詭激之行，以

驚世取名哉特以東彞好德之良心憤世嫉邪之壯志獨有得於天分之多而又能不為私情邪念之所回奪是以於此自有不能已耳嘗記頃年侍坐於端明尚書汪公見其於當世之士有能此者每極稱賞以為難能初蓋不能不以為疑逮茲晚歲受事既多然後知其言之有味而識其有補於世教之深也朱子曰蕪湖舊有一富家曰韋居士字深道喜近知名士如黃太史陳了翁遷謫每歲饋餉不下千緡今人纔見遷謫者便以為懼安得有此等人范文正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吳公育獨扶病牽子第餞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

者亦為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曰：范公天下賢者，若得為黨人，公之賜育厚矣。聞者為之縮頭。

尹洙以居渭州時事下獄。按使劉湜必欲致之罪而未果。其後孫甫過洙，對榻幾月，無所不道，而未嘗一言及湜。甫曰：劉湜按師魯，必欲致之死，而師魯絕口未嘗及湜，何也？洙曰：洙與湜本無不足之意，其希用事者意欲害洙，乃是不能自樹立耳。洙何恨乎？洙謫官均州，希文知鄧州，洙得疾詣鄧州，以後事屬希文。希文日往視其疾，一日遣人召希文，甚遽。既至，洙曰：洙今日必死矣。隱几坐與久之，謂希文曰：公可出，洙將逝矣。希文出至廳事，已聞其家號哭。希文竭力送。

其喪及妻孥歸洛陽。

步騭避兵江東，與衛旌相善，俱種菰，自給。會稽倭征，旌、郡之豪族，騭與旌懼為所侵，乃修刺奉菰以獻。征，羌方內卧，不出移時，旌欲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強也。今舍去，以為高，祇益怨耳。良久，征羌隱几坐帳中，坐騭旌牖外，旌愈耻之。騭辭色自若，征羌自享大盤，敬膳重啗，而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食致飽，乃辭出。旌怒曰：「能忍此乎？」騭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耻？」趙忠簡謫死崖州，天子哀之，還其柩，將葬衢州常山縣，郡將章傑悖諸孫，雅怨趙公，又希檜旨，陽以善意。

檄常山尉翁君蒙之護其喪一日下書翁君曰趙氏
私為酒以飲役夫亟捕置之法而陰使人喻意使并
搜取趙公平日知舊書疏欲以敗趙氏逞私憾且楮
檜取美官翁君不可則啗以利又不可則脅以威徃
反再三翁君度傑意壯不但已或要屬他吏則事有
不可為者即密告趙氏夜取諸文書悉燒之無片紙
在翌朝乃徃為搜捕者而以無所得告當是時天下
莫不高翁君之義慕翁君之名而想見其為人歷陽
張晉彥忤檜意逮繫廷尉親舊畏禍及已莫與通君
獨慨然謁其兄罄家貲得白金百兩遺之同寮劉子
琦奔父喪病疫甚殆人莫敢視君獨興致其家蚤暮

躬治粥藥琦得不死、

殷浩被黜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流放之感但終日
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浩甥韓伯隨至徙所經
歲還都浩送至渚側咏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
賤親戚離因而泣下、

張九齡為宰相逮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溪不
毛之地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歎罷政守
荊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意不能堪矧羣人
士族必致醜地然後為快哉議者以為開元良臣而
卒無嗣豈伎心失怨陰貴最大雖他美莫贖耶、劉夢
得申江朱子曰昔曲江張公去相而守江陵其平居暇日、

登臨賦詠蓋偷然出塵之想至於傷時感事寤歎隱憂則其心未嘗一日不在乎朝廷汲汲然惟恐其道之終不行也

唐裴迥齡恣行詭譎羣臣畏之莫敢言贊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上不悅所親或規其太銳贊曰吾上不負皇天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迥齡曰短贊於上贊罷為太子賓客後迥齡又譖贊失勢怨望上又貶忠州土塞其門蓋菜由狗竇中端坐抄藥方兒侄亦罕與語會轉運使至京上問甫過峽中間陸贄何面孔具以狀對上惻然拜太子賓客已卒贄之秉政也貶李吉甫為明州刺史及贄貶吉甫移刺史忠州贄

門人深以為憂。吉甫忻然以宰相禮事之。贊遂與深交。贊屢表請以贊自代。不從。楊龜山曰：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觀其奏議，可見宣公在朝，自以不恤其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貶，惟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退者。或問陸宣公既貶，避諱不著書，祇為古今集驗方。朱子曰：此亦未是。豈無聖經賢傳，可以玩索，可以討論，終不成和這箇也。不得理會。

唐京兆尹楊憑，坐貪污僭侈，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徐晦獨至監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厚矣。無乃為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獎，今日

遠謫、豈得不送別、借如明公、他日為讒人所逐、悔敢
自同路人乎、德輿嗟歎稱之於朝、後數日、李夷簡奏
為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范忠宣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因上表乞致仕、章子
厚戒堂吏、更不得上、貶公永川安置、公怡然就道、切
戒子弟、不得少有不平意、曰、不見是而無悶、爾曹當
勉之、居永州、客至必見之、對設兩榻、多自稱老病、不
能久坐、徑就枕、亦授客一枕、使與對卧、數語之外、往
徃鼻息如雷、客待其覺有至、終日不得交一談者、或
謂公近名、公歎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
其所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己、人若避好名

言行錄卷之二

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出，衣盡濕。顧謂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至永，諸子以公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合為言，求歸。白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於相。同朝論事，不合即止。汝輩以為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公憂國愛君，不以利害得喪貳其心，刻意名節，難進易退，雖累廢黜，志氣彌厲。人以為文正之風焉。

蘇黃門子由南遷，既還，卜居許下。杜門不通賓客，有鄉人自蜀中來求見之，伺候於門，彌旬不得通。宅南叢竹中有小亭，遇風日清美，徜徉其中。鄉人既不得見，則謀之閹人。閹人使待於亭，傍如其言。復旬日果

出、鄉人趨進黃門見之大驚勞久之曰子姑待我於此、翩然復入、迨夜竟不復出、時方以元祐黨籍為罪、公深居自守、不與人相見、道送自處、終日默坐、如是者十年、以至於沒、亦人所難能也、

伊川先生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因編管涪州、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邢怨之、為甬、先告族子至愚、無足責、故人素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先生被謫時、李邦直尹洛、令都監來見先生、才出見之、便請上轎、先生欲畧見叔母、亦不許、莫知朝命云何、是夜宿於都監廳、明日差人管押成行、至龍門、邦直遣人贖銀百星、先生不受、門人問

何為不受曰渠是時已與其不相識豈可受渡漢江
中流艤幾覆舟中之人皆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如
常而已及岸同舟有老父問曰當艤危時君獨無怖
色何也先生曰心存誠敬爾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
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老夫徑去不顧既謫涪註
周易與門人講學不以為憂赦得歸不以為喜自涪
還洛氣貌容色鬣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
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
達即不須學言者論先生本因奸黨論薦得官雖嘗
明正罪罰而叙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廷於是
有旨退毀出身以來文字又言程某以邪說誣行惑亂

衆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考盡逐
學徒復隸黨籍先生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
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唐子方謫官渡淮至中流風作舟欲覆作詩曰聖宋
非狂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日暮
泊舟岷下續云舟楫顛危甚鼉鼉出沒多斜陽幸無
事沽酒聽漁歌

范文正淮上遇風詩云一棹危於葉俯觀亦損神他
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其濟
險加澤之心未嘗忘

呂惠公端使高麗遇風濤檣折舟人大恐公帖然讀

書若在齋閣時、

謝安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湧、諸人皆懼、安吟嘯自若、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安歸、耶、舟人承言、卽回、象服其量、

陳了翁自嶺外歸、居明州、嘗令其子正彙、幹盡錢塘、聞蔡崇託說蔡京之福厚、有動搖東宮之迹、不敢隱默、乃自陳于帥司、蔡寔時為杭帥、方與京叙宗盟、結死黨、遂執正彙送京師、而飛語告京、俾為計事、下開封制、獄撤辭、果不右正彙、而公亦連逮、開封尹李孝偁、脅誘公使證正彙之安、公曰、正彙聞蔡京將不利於社稷、傳於途路、遽自陳告、瓘豈與知、若瓘以所不

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妄則情所未忍挾私情以
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為况不欺不貳平日所以事君
教子豈於利害之際有所貪畏自違其言乎蔡京奸
邪必為國禍瓘固嘗論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
也時內侍黃經臣監勘聞公所對失聲歎息謂公曰
主上正欲得實公但依此供狀其後獄具正彙猶坐
所言過實流竄海島公亦有安置通州之命公謫台
朝廷起遷人石械知州事且令赴闕之官士論詢
咸以為將有處分于公也械至果揚言怖公視事次
日即遣兵官突來所居搜檢行李攝公至郡庭大陳
獄具蓋朝旨取索尊堯副本而械為此以相脅耳公

知其意遂問曰今日之事豈被旨耶。械失措而應曰。有尚書省劄子出示之。蓋取尊堯集副本以為係詆誣之書。合繳申毀棄也。公曰。然則朝廷指麾取尊堯集耳。追權至此。復欲何為。因問之曰。君知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而主上為舜也。助舜尊堯。何謂詆誣。時相學術淺短。名分之義未甚講求。故為人所使。請治尊堯之罪。將以結黨固寵也。君所得於彼者。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平名犯分乎。請具申權此語。權將顯就誅戮。不必以刑獄相恐。械不待公言畢。屢揖。公退。尋語人曰。不敢引其說。尚自如。此良可畏也。繼又幽公於僧舍。窘辱百端。公安之。不以為撓。械亦終

不能為言。

黃山谷曰。余謫處宜州半載。官司謂余不當居門城中。乃抱被八宿子城南。予所僦舍。喧寂齋。雖上雨。傍風無所。蓋障布聲。喧聒人以為不堪。其憂余以為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耶。既設卧榻。焚香而坐。與西隣屠牛之杙相直。用三文買鷄毛筆。書此時黨禁甚嚴。倅徐若著獨為之。經理舍館。且請曰。先生今日舉動。無愧東都黨錮諸賢。寫范孟博一傳。許之。遂默誦大書。盡卷。僅有二三字。疑誤。次年遂仙去。

寇萊公初貶安州。再貶衡州。又貶道州。遂貶雷州司

戶時丁謂與馮相極在中書丁東筆初欲貶崖州忽
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
徐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
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
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蒸羊逆于境上而
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者以為得體當寇貶雷丁
遣中使齎勅往授之寇方與郡官飲上下皆皇恐公
神色自若使人謂中使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此勅
公乃從錄事借綠衫着之拜受於庭升階復飲至暮
而罷公貶死於雷詔還葬所過民皆迎祭斬竹掃
范文正忠亮讜直言無回避左右不便因言公離間

大臣貶知饒州歐公亦坐論救范公遠貶三峽後元
昊反范起為環慶帥辟公掌棧奏歐公歎曰吾初論
范公事豈以為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遂辭
不往

劉忠肅贄自青社罷職知黃州又分司徒蘄州語諸
子曰上用章丞相吾勢當得罪若章君顧國事不遷
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第恐意在報復法令益
峻奈天下何憂形于色初無一言及遷謫也

紹聖初黨禍起劉器之尤為惇卞所忌遠謫嶺外咸
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一日行山中扶其母籃
輿憩樹有大蛇冉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擔夫驚走器

之不動也。蛇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羅拜，器之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見官喜相迎耳。官行其無恙乎？溫公門下士多矣，如器之所守凜然，死生禍福不變。蓋其平生喜讀孟子，故剛大不枉之氣似之。惇卞必欲致公於死，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則復移廣東。凡二廣間，遠惡州郡無所不至。人皆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幾八十，堅悍不衰。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也。或問何以至此，曰：誠而已。蔡京、奏、劉贊等既有逆心，則其一時黨附顯著之人，同惡相濟，豈得無之？如劉安世嘗論禁中宦乳母事，謂陛下已親女，罷又論不御經筵，謂陛下已惑酒色。

誣罔聖躬、形於章疏者、果何心也、今贄貶死、廢及子孫、而安世不問罪罰、殊科如此、臣不知其說也、詔劉安世、梅州安置、公時執喪、不俟服闋、赴貶所、既至、有土豪緣進納、以入仕者、持厚貲、求見惇、犀珠磊落、賄及僕隸、終不得見其人、直以殺公意達之、惇乃見之、不數日、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驅至公貶所、郡將遣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言、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俄報運使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且治公身後事、而公飲食起居如平常、無少異、至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鍾聲、上下驚曰、鍾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鳴鍾者乃運判、一夕嘔

血而斃矣。明日有客言曰：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矣。然公亦無喜色。於是見公處死不亂如此。

哲宗朝，鄒志完諫立劉氏為皇后，言甚懇。鄒志完教授永昌時，與田承君遊相樂也。承君雄偉慷慨，志完性懦，因得承君遇事輒自激厲。元符間，承君監京城門，志完除言官，遣客見承君，以測其意。客問近讀何書，承君曰：吾作墨子，謂有知君既得雲梯，後應悔當年泣染絲之句。客言於志完，志完折簡謝曰：承君辭甚善。既而時事一變，承君謝病歸陽翟田舍。一日報立劉賢妃為皇后，承君謂子曰：志完不言，可以絕矣。又一日，志完以書約承君會永昌，中途志完具言諫

立皇后時、上初不怒也。浩因奏曰：「臣卽死、不復望清光也。」明日、浩得罪流竄過田承君、留三日、臨別、志完出涕、承君正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志完愧謝曰：「君之贈我厚矣、乃別去。」

真西山序江民表文集曰：鈞臺嚴子陵之清風、夏千百年來、有能續之者、至諫議江公出、然後孤標峻節、仰配而無愧。或曰：子陵不肯為萬乘故人、屈寒裳去之、儻然濁世之表、萬物莫能撓。江公間關從仕、四十餘年、至於觸權倖、蹈艱險、投荒萬里、為萬世憫歎、豈

子陵匹耶。嗚乎。以此論人。殆猶以驪黃觀馬。非能有
得於形色之外者也。蓋子陵之不仕。非以自潔也。所
以激昂節義。而救西京頽靡之俗也。公之仕。非以自
利也。所以扶持世道。而弭一時朋黨之禍也。自正邪
消長之勢。一分。公之身不獲安於朝廷之上。二十年
間。疽蝕侵亂。元氣日以凋耗。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言
者。事變既極。公之言。遂為靈龜大蔡。建炎中興。褒表
遺直。公身雖不及見。然高風凜凜。千載之下。猶足以
起衰懦。而羞奸諛。信乎其無愧於子陵矣。
朱子序豐清敏。被遺事曰。公正色敢言。無所顧避。退
未嘗以語乎家。而其計慮之明。諫說之切。所以不諧。

於時而率驗於後者，乃反因深文巧詆之筆而後顯，及其出而賦政于外，退處于鄉，以至流放轉徙於荒寒寂寞之濱，而卒奄然以沒其世，則其所以處乎巨細顯微之間者，又皆清明純潔而無一毫之歎，是非所謂源泉混混而放乎四海者耶。

呂舍人本中，以劫直忤柄臣，一斥不得復用，貧甚，人多為公戚，而公方且深居，講明道要，其視摧抑擯棄，為士之常，初不以介意也。

秦檜專國，王居正自知不為所用，知溫州半年，遂以疾請祠歸陽羨，避謫深居，時事一不掛口，客至清坐竟日，談經訂史而已。檜晚節權勢益張，大誅善類，以

立威嶺海間，繫無虛日。雖公闔門託疾，猶奪微猷。閣待制公等視榮辱，晏如也。

秦檜知胡致堂之貧，遺以白金。公報曰：願公修政任賢，勿替素志。尊王攘狄，以開後功。檜怒其譏，已於是。劉正方、劉旦、曹筠相繼彈擊，遂落職名。章廈又論公不忠不孝，更有新州之命。公在嶺表，著讀史管見三十卷，論周秦至五代得失，其論甚正。蓋以蔡京、秦檜之事，數寄意焉。

朱子曰：潘公良貴，平生廉介。自將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庇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其清苦貧約，蓋有人所不堪者，而

處之超然未嘗少屈於檜其子嬉暴起鼎貴勢傾內
外亦未嘗與通問其真孔子所謂未見之剛哉
張文忠九成謫居南安了無愠懣之色開門謝客以
經史自娛緼袍糲食家人無以自存親知餽遺公皆
謝遣之時前步帥解潛亦謫居於是病劇公徃省之
謂曰太尉平日所懷亦有不足者否潛曰一生惟仗
忠義誓與虜死以雪國恥而不肯議和遂為檜所斥
此心惟天知之公曰無愧此心足矣何必天知然人
亦無不知者但有遲速耳潛曰聞此言中心豁然矣
即逝公壯之因歎曰武人一念正氣猶待人之決况
吾儕平日讀聖賢書安可不正其心乎

胡忠簡銓上書乞斬檜及倫除名編管昭州時公妾
孕臨月遂寓湖州僧舍欲少遲行而臨安已遣人械
送貶所晏敦復徃見守臣張澄曰銓論宰相天下共
知祖宗朝言事官被謫開封必不如是澄愧謝時親
交無通問之人陳剛中獨以啓送之曰屈膝請和知
廟堂禦戎之無策張瞻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身
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知無不言願借尚方之
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檜大恨之亦貶安遠令
屯焉王庭珪民瞻又以詩送之曰一封朝奏九重關
是日清都虎豹閑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
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落南州瘴海間豈待百年公

議定漢庭行召賈生還大厦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
柱傾危癡兒未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當日奸
諛皆膽落平生忠義只心知端能飽喫惠州飯在處
江山足護持忠簡賡之曰巖耕名已振京闕未信終
身袖手閑萬卷不移顏氏樂一生無愧伯夷班致君
自許唐虞上待我誰能季孟間兩社年來欠元老蒼
生拭目望公還士氣從來弱不支逢時言行欲俱危
不因湖外三年謫安得江南一段奇非我獨清緣世
濁此心誰識只天知萬牛回首須公起大厦將顛要
力持檜蓋惡之坐流辰州諫議羅汝揖論公文過飾
非用惑羣情編管新州先是檜於一德格天閣書趙

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廣帥王鉞問知新州張棣曰
胡銓何故未過海銓賦詞云欲駕巾車歸去有豺狼
當轍棣即奏公不自省循公然怨望朝廷於是送海
南編管命下棣選使臣遊宗部送封小頃同過海公
徒步赴貶所人皆憐之是時諸道望風捃摭流人以
為竒貨惟雷州守王超能與流人調護海上無薪饌
百物趨輒津置之其後卒以此得罪太上更化許自
便公時年八十讀書益力夜對短檠作細字率宵分
乃寢或言公在新州十七八年不死朱子曰天生天
殺道之理也人如何解死得人楊誠齋序公文集曰
公中興人物未能或之獲也紹興議和公上書乞斬

宰相在庭大驚虜聞之募本千金三日君臣奪氣知中國有人奉皇太后以歸自是胡馬不南者二十餘年昔魯仲連不肯帝秦秦軍聞之為却五十里後人疑之以為說士之夸辭以今揆古古為夸以今觀今今亦夸乎信所見疑所聞古今一也吾宋之安強不以百萬師而以先生之一書後之人聞之者烏知不若今之人聞魯仲連之事者亦以為夸未可知也若今之人親見先生之事則誰以為夸者今事之夸與否可信與否不較也使後之人無所疑於古之人者先生歟今不信古古何病焉後不信今必當有時而無不信矣逢其事思其人嗚乎先生之功其遠矣

身行錄卷之二

哉先生之文肖其為人其議論宏以挺其記序古以
馴其代言典以嚴其書事約以悉其為詩蓋自觝斥
時宰誕置嶺海愁欬酸骨飢蛟血牙風呻雨喟濤滴
波詭有非世間人之所堪耐者固芥於心而反昌其
詩視李杜夜即夔子之音益可恢竒云至於騷辭涵
泳蘄萃鉢剗刻屈決天之幽洩神之瘦槁癯而不悴
惘愀而不懟自宋玉以下不論也靈均以來一人而
已

宋向子諲知潭州虜人入寇抵長沙界上公分市將
士得萬餘人為守計或謂衆烏合而城大虜鋒不可
當盍避諸公曰朝廷使我守此藩也委而去之非義

矣、於是虜騎薄城、檄公使降、公以檄報、殺責之、登門
誓衆、激以忠義、將士協力捍禦、雖殺傷相當、而外援
不至、凡八日、而外城破、公率衆入子城、抗戰兩日、乃
焚虜柵、奪門以出、遂渡水軍於湘西、郡人咸從、公以
忠義自奮、無一人降敵者、虜以故不敢離城、縱掠留
四日、而道公即入城、上章自劾、朝議不禁公者、以抗
賊為非、是罷之、公志氣剛大、見義必為、置死生於度
外、議論英發、忠誠動人、莅官臨政、聲震四方、堽之隱
然、朱子曰、公當靖康建炎之際、絕僭叛之音、郵而滅
其家族、宣伯府之號、今而暢其威靈、以至擁羸卒守
孤城、以抗強虜、百勝之鋒、遏羣盜橫流之勢、身皆危

於九死而志不可奪及紹興之初大臣始決志離辱
國之計則又慨然上疏指言其失至於疾病且死而
猶勸上以深念創業之艱難此其平生大節豈不凜
乎其有子房元亮之心哉

向子志天賦正性用志不苟逾三十已拜州寓直道
山四十年屢得屢失若無也避地南方雖艱難羈旅
中奉先之念不忘也衡之伊山乃晉桓彝書堂故基
結茅為堂置書其中茂竹幽蘭蔭鬱前後春葩秋馥
以時自獻猿啼近嶂鷗馴申沼馬堞車喧杳然雲水
之外胡寅韓璜自天柱峰南襟被筇枝歲一再往焉
或商較文義或把觥賦詩逍遙相羊興盡而別

慶元元年，仇胄誣趙相以不軌，竄置永州，且創為偽學之目，以斥善類。朱子草疏數萬言，極諫奸邪蔽主之禍，以明丞相之寃。諸生力諫，遂筮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焚其藁。夏，獬豸御史沈繼祖奏朱熹剽竊程頤張載之緒，餘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箠鼓後進，張駕浮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詛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麋食淡衣，廢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坐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蜮。其徒蔡元定佐之為妖，乞送別州編管。時先生方與諸生講論，有報褫職罷祠者，先生畧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辭色更為和平。翌日，諸生始知有指揮郡

縣捕蔡季通甚急季通色不寢毅然上道晦翁與諸
所從遊百餘人送別蕭寺坐客感歎有泣下者晦翁
視季通不異平時因言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
之志可謂兩得之矣又曰季通之行無幾微不滿意
丘子服為之泣涕流漣不能已處已事恤窮交亦兩
得其道也又按別錄云晦翁往淨安寺候元定元定
自府乘舟就貶過淨安晦翁出寺門接之坐僧方丈
寒暄外無嗟勞語以連日讀叅同契所疑叩蔡蔡憊
答灑然少遲諸人醜酒至飲皆醉晦翁間行列坐寺
前橋上飲回寺又飲晦翁醉睡方坐飲橋上詹元善
即退去晦翁曰此人富貴氣季通既就道子沈徒

步數千里以從，兀疑之麓，最楚奧窟僻處山川風物，
悲涼悽愴，居者率不能堪，父子相對，獨以義理自怡，
悅，浩然無湘纒之思，楚囚之泣也。季通不幸沒貶所，
復徒步護柩以歸，有遺以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却，
之曰：吾寧隨所止而殯，不忍累其先也。晦翁為文哭，
之曰：熹竊聞故友西山先生羈旅之櫬，遠自舂陵言，
歸故里，謹以家饌隻鷄斗酒，酌于柩前，嗚乎！衆我尚，
饗其葬也。又祭之，嘉定庚午，追贈祭李通制曰：士之
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天理
昭然，未有久而不定者。爾學問有源操履無玷，杜門
著書，初無與於世者，不幸見誣，亦遭遠謫，今是非已

定爾則殂矣其贈以官慰爾泉下之魂

西山被謫即行衆謂宜緩行西山曰獲罪於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沈行二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峽陵遠近來學者日衆相愛者謂宜謝生徒西山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

偽學禁作或勸朱子散學徒閉門省事以避禍者先生曰禍福之來命也其黜足以容是不去擊鼓訟寃便是黜不成屋下合說有一朋友微諷云先生有天德於予底意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先生曰某又

不曾作詩訕謗，只是與朋友講習古書，更不教做，却
做何事。論語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斷
章言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
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
人刀鉅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
這道理，都不見那刀鉅鼎鑊。如今朋友都信不及，却
見此道日孤，令人意思不佳。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
童子偶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晬，大夫之篲與？」子春
曰：「止。」曾子聞之，瞿然呼曰：「華而晬，大夫之篲與？」曾子
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篲。曾元

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朝，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程子曰：曾子易箦之際，志於正而已矣，無所慮也。與行一不義，殺一無辜，得天下不為者，同心。

或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第甚高，何以見龜山楊氏曰：觀其死，猶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耶？苟非其人，則遑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某倡為異學，尹焞、張緝為之羽翼，和靖遂不欲仕，而聲聞益著，德益成，同

門之士皆尊畏之。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尹氏子也。

覺軒蔡氏曰：楊應之勁挺不屈，自為布衣，以至官于朝，未嘗有求於人，亦未嘗假人以言色。篤信好學，至死不寢。

又曰：劉安節貌渥，望之知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人一以誠，雖忤己者，未嘗見其忤色。憲辭。

張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少能及之者。

馬伸字時中，崇寧中，禁元祐學，奸人用事，出其黨為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

遊間以趨利畔去時中方自吏部為西京從事銑然
為親依之計至則因張繹求見先生辭焉時中曰使
伸得聞道雖死何憾況不至於死乎先生聞而歎曰
此真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
風雨一造焉靖康初為御史以論汪黃誤國貶濮州
監曹死嘗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
日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如此
又嘗曰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
使吾以妻子為心則為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
上蔡謝氏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契冬嚴雪百草萎死
而松柏挺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

焉爾耳、

呂子約謫居廬陵朱子以書詞其動靜子約報書具言罪大責輕念咎之外復何所道獨所寓居得王氏別館有臺榭花木之勝而江山雲物晨夕萬變足以遊目騁懷尤過望不落莫耳、

西山真氏曰呂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釋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才有數世之澤及慶元初孽臣始竊大柄大愚以一太府丞抗疏顯斥其奸孤忠凜然之死不悔迨其晚年義精仁熟有成公之風焉、

史記真德秀傳自韓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

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

李安簡光言事謫官貧甚夫人管氏八門泰然無纖芥不樂意後公復為時用遂登廟堂祿賜豐矣而夫人處之以約食飲居處所以自奉者不少異於前日也在宣城時巨盜猝至公方悉力拒守而夫人以免乳得疾危甚公以為憂夫人曰死生命也公宜一意捍城無念我公杜其言厲氣巡城賊為解去及公忤檜謫嶺外遂浮海南居儋耳久不得還家留故里日復窮空夫人至斥賣簪珥以給用度身不肉食者十

餘年而亦無甚戚戚也。檜臧公不釋捕公子孟堅繫
廷尉，誣以私史，遣吏索其家，或以告曰：夫人亦且逮
矣。闔門怖懼，夫人獨夷然不為動，曰：禍福之來，非可
就避，自視無愧，斯已矣。而已卒無他。公南遷時，二男
者皆方數歲，夫人教之學，既冠，皆以文行稱。公喜曰：
吾自教之，亦不過如是耳。蓋公平生以剛直聞，晚歲
遭讒去國，投荒蹈海，九死不悔，而夫人之德，所以配
之者如此，亦可以無愧矣。

朱子答蔡季通書曰：昨日之別，令人黯然，觀賢者處
之裕如，又足強人意也。不審晚間，便發程否。前道十
萬加意調節，言語諸事，更宜謹密，飲酒戲笑，皆宜切

戒又曰、知己到彼、足以為慰、就居寬廣、物價廉平、足以度日、此外想無它撓、高懷所處、亦無適而不安也、又曰、居夷當已成趣、但素位而行、亦何入而不自得也、但聞三哥不快、甚以為念、計已當向安矣、覺得渠書中語意、似放不下、更當有以開曉之也、又曰、素患難、行半患難、吾人平日講之熟矣、今日正要得力、想為日既久、處之愈安、不以此遲速、貳其心也、賤迹復掛彈文、繼此須更有行遣、只得靜以俟之、若得在湖嶺間、庶得聲聞易通、亦一幸也、又曰、讀書涵泳、義理久之有味、自不見得世間利害榮辱之有異也、又曰、閒中些少疾疹、所不能無、但在我者、已看得破、把

得定則外物之來終不能為吾患矣。又曰：少時見趙忠簡李叅政諸公在海上海上門人知舊歲時問訊不絕如胡澹庵猶日與知識唱和往來無所不道。秦檜亦不能掩捕而盡殺之。蓋自有天也。又曰：近報令臺諫侍從集議赦條前此未嘗有此。豈欲大施需宥盡釋繫囚也耶？但在我者只得為久駐之基耳。似聞從遊之士日衆其間當有可與晤語者則為况亦不至落莫矣。

黃勉齋經世濟物不愧所學聲聞大振在位者益忌羣起擠之遂歸鄉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淮之士皆來集與之講論經理日不暇給卒謚文肅史臣曰世謂

儒者濶遠事情，不急於世用，謬矣。朱門如勉齋，雖出仕晚，引年速邊，備籌畫，忠忱遠慮，宛然得諸葛孔明遺意，終亦不遇而去，惜哉。

趙丞相鼎自溫陵守謫潮王公大寶從之遊，講論語，趙公喜謂公曰：元龜昔監鼓院，而乙祠得無望乎？公謝不敢。趙曰：人有讒公，故有是命。觀公文章學識，直諒勁正，廷臣無出右者，抑何誣也。且吾此來，平時薦引之人，蔑有至者，公獨肯來，不賢而能如是乎？又謂欲知讒者名字，曰：不願知也。趙益稱歎。久之，王公知連州，張魏公先謫是州，即命其子拭從公學。紹興戊午，黨議寢起，張趙客貶斥，無虛日，人為累息，公獨泰。

然魏公俸不時得公以經制錢給之魏驚曰如累公
何公曰得喪命也魏歎息公又知秦州宗丞沈清臣
以詆和議忤時相貶沅道過秦公曰吾同年生也留
之數日僚吏白恐觸承相嗔公笑不答
趙忠簡為相時秦檜力主和議公持不可繇是罷去
檜奏乞同執政往餞乃就津亭設筵公至即一揖登
舟而去檜益憾之忌公復用令中丞王次翁諫議何
鑄等彈擊不已初責散官興化軍居住俄移障州又
責置潮州中丞詹大方又論公移吉陽軍時公子汾
乞侍行公不忍使之以無罪而俱死障地手批付之
曰紹聖初呂徽中謫嶺南惟一子景山愛之不令同

行而景山堅欲從去不可却既至處將過嶺呂顧其子泣曰吾老矣罪如此萬死何恤汝何罪欲俱死瘴鄉耶我不若先死使汝護喪而歸吾猶有後也遂縱飲而死吾不令汝待行亦呂之意公在吉陽三年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廣帥張宗元時遣使渡海以醪米遺之檜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公知之遣使呼其子至曰檜必欲殺我我不死一家當誅惟我死汝曹無患乃不食而來四方人聞之有泣下者公初謫潮州哭其季子而行既行又喪長子嘗有帖云知鷺多勸讀佛書使釋伽老子聞昇此事亦當感動公嘗上謝表曰白首何歸痛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雖九死

而不渝月餘卒、

朱子答郭察元邦瑞曰、忽聞抗疏觸邪、遂去言職、此於賢業、為有光、願在治朝、為可恨耳、偶在病中、聞之、增氣、與士友言、亦未嘗不俯而歎、仰而賀也、錄示諫卓、三復永歎、知忠賢得志之難、而吾道果未易行也、庶清名直節、足為閭里光寵而去、一凶人亦足以少折陰邪之氣於正論、不為無助、此又可賀者、

朱子與趙昌甫曰、向讀學易集、見其當紹興元符之際、愁居懾處之狀、令人傷歎、不意今日、乃見此境界、宛在目前、誠取一觀、亦足以為法也、又曰、少時見呂紫微與人書、說交遊中、時復抽了一兩人、令人驚懼、

書想亦畏偽學汚染也。當時不理會得，今乃親見此境界也。斯遠經年不得

又答張孟遠曰：老病益衰，百疾交作，處世能復幾時，而季通子約凶聞杳來，令人感愴，不能為懷。天之蒼蒼，果有所愛憎耶？抑專無之而直聽其自爾耶？記得景老初謫衡陽，有以詩送之者曰：逢人深閉口，無事學梳頭。此語有味，可發一笑，然亦不可只得笑會也。答劉德修曰：忽聞邸報，有房陵之行為之，張然寢食俱廢，累日不能自釋，不審彼以何日就道，自簡至房。迤里幾何，閱幾日而後至，風土氣候，不至甚異否？居處飲食，能便安否？官吏士民，頗知相尊敬否？吾道之

窮一至於此，然亦久知會有此事，但不謂便在目前耳。

答儲行之曰：張鄭黃鄧相繼物故，呂子約前月亦不起疾，殊可傷痛，亦是氣運使然，豈可專咎章子厚耶？李通在湖南，耳根却靜，然諸遷客聞高安之報，想亦不免打草驚蛇也。人生有命，非由他，此言雖淺，誠有味也。又曰：世路升沉，何足深計，但得此心無愧，所得多矣。大抵吾輩例多困窮，只得存活得過，便是十分亨泰矣。

東坡帖云：數書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望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

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僕困辱、便相為邑邑、則與不學道者、不大相遠矣、兄雖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微兄、僕豈發此、

朱子答黃子厚曰、罪戾之蹤、不容掩覆、竟蒙臺劾、禘罷職名、昨日已被省劄、而季通遂有春陵之行、已入府聽命矣、告訐之門、既啓、世間羣小、無非敵國、便能因樹為屋、自同傭人、亦已晚矣、况不能耶、死生禍福、正當之造物耳、

答曾景達曰、季通子約、相逐而逃、不謂天之無意於善人、乃如此、每一念之、輒自悲愴、不能為懷也、方遣

人探子約之柩，何日過上饒，欲遣李于哭之，近得王
山書，則已過矣。前日僅能扶病一拊李通之柩也。
答林井伯曰：餘干久不得書，日月愈遠，令人傷歎。山
谷語云：歸來兮，逍遙西江波浪，何時平真可以泣鬼
神也。

又曰：餘干屢得書，處之甚安，亦殊不易擇之。昨日自
彼歸過，能道其曲折，始者風波甚可駭惡，今却少定，
不知事之止於此耶，或更未已也。相者狼狽，不能仰
首一鳴，深負憂愧。子約一舉，却甚竒特，令人歎服也。
又曰：衡陽之報，令人悲痛，所幸便蒙歸骨之恩，今當
次第在道矣。前日走寒泉，與韜仲兄弟聚哭之，極不

能為懷也。

答劉德修曰、忽聞去國、深為悵然、今日之勢、政使羣賢悉力交輔、猶懼不濟、願乃為是以速之耶、不審能復歸蜀耶、或且寤留江湖間耶、但祝眠食之間、千萬自重、天若祚宋、彼將如我何哉、

又曰、熹病中踰發狂病、欲舒憤懣、一訴穹蒼、既復自疑、因以易筮之、得遯之家人、為遯尾、好遯之占、遂亟焚藁、齧舌、然腦中猶勃勃不能已也、餘于數日前得書、處之甚適、亦甚不易、只去歲在亂中得其書、字畫言語皆晏然如平日、固已服其有定力矣、

答蔡季通曰、時論如此、未有陽復之驗、自劾之章、又

復不效。然間論者頗喧。勢必不免。然命已下。又不容不盡所懷。見此草奏。朝夕發行。即速裝俟。謹矣。黨錮傳。何必讀。行且親見之矣。

又曰。彼中風土氣候。果如何。地主既鄉曲。想必有以相處。居止亦便安否。不到未甚定帖。亦是常事。少須自當安帖矣。知舊相勸杜門謝客者多。鄙性不耐如此。又已作如此。斷置固不復能顧慮也。

答劉智夫曰。其中間亦甚抗拒。此數日却無所聞。然後生可畏。各欲奮其才力。以赴事變。麋鹿雖走山林。其命固有所懸矣。如復從之。不能預以為慮也。子直數日前得書。方引孔子微服事。見教。今乃懸鶉百結。

而不能自免，亦可笑也。又曰：某前日走後山，聞李通之柩已過上黨，遂過彼笑之，悲不自勝。然人生會如彼，亦將不暇悲彼而自悲矣。

答汪時法曰：聞裂裳裹足，遠送遷客，為數千里之行，意氣偉然，不勝歎服。子約此行，無愧人臣之義，而學士大夫粗知廉恥，如僕等輩，有愧於彼者多矣。聞廬陵有園亭江山之勝，又得賢者俱行，相與講貫，亦足以忘其遷謫之懷也。

與向伯元曰：子澄去替不遠，醜正之人又以憂去，意其可以善罷。從容而歸，今乃竟不得免。又且優着道學兩字，結正罪名，世路如此，豈復更容着脚，不如且

杜門讀書，只作殘年飽飯之計，庶無後悔耳。

答魏學古曰：熹被鐫免之命，想已見報矣。罪大責輕，固無足言，而累及知友，殊使人愧恨。祭李通經由治下，恐途間不免煩冤，幸以熹故，少加照矚，渠於此事本無少預，殊可念也。

答林擇之曰：吾人罪戾蹤跡，顯不可掩，只得屏迹念咎，劫不可多與人往來。至如時官及其子弟賓客之屬，尤當遠避，勿與交涉，乃可自安。此不惟擇之當深戒之，如充之亦不可不知此意也。

答黃高伯曰：熹竟以無狀，自致人言，上累師友，下及朋友，愧負憂惕，如何可言。傳聞賢者亦有里巷侵侮

之虞不知云何今日惟可凡事省縮豈可更與此輩
爭是非較曲直也

與鄭叅政僑曰時論大變威福下移忠賢奔波海內
震駭病中聞之憤悶鬱結覓死無路亟欲草疏自通
冀或開悟而子弟諸生交謁更諫以為如此適增國
家之累而無益紛拏累日疾勢遂侵此乃窮命使然
若將因病辭官并脫無名之鞅則與世長辭含笑入
地無所恨矣

與留丞相曰熹之無狀偶自獲罪於世而誣誤連染
上累斯道下及衆賢例得詭偽之名詆以不道之法
至有初不相識而橫罹其禍者杜門循習私竊負愧

雖欲悔之、而厥路無繇矣、顧其繼而來者、又未忍却、然每對之、未嘗不自笑其愚、而又憐彼之愚、甚於憲也、
答張定庵曰、昨蒙朝廷不棄、累加任用、訖無補報、狼狽而歸、方此省僞、尚冀後效、而時論一變、中外震駭、忠賢斥逐、下及韋布、病中憤悶、無聊悲歎、累日、顧念踈遠、言之無益、竟不能發一語、以效其愚、適會疾亟、遂姑出此下計、庶幾朝夕瞑目、有以見兄家父兄平生師友於地下耳、此外尚何言哉、
答詹體仁曰、賤迹方以虛聲、橫遭口語玷黜之禍、上及前賢、為憲之計、政使深自悔匿、尚恐未能免禍、今

侍郎文乃以見愛之深，銜道之切，不暇以消息盈虛之理推之，至為刻劃其書，流布遠近。若將以是與之較強弱，爭勝負者，黨恐其未能有補於世，而適以重不敏之罪，且於門下，亦或未免分明樹黨之譏。蓋未論東京禁錮白馬清流之禍，而近世程伯禹、洪慶善之事，亦可鑑矣。豈可遽謂今之君子不能為前日之一德大臣耶？更入思慮，不憚速改，幸甚。又曰：此道年來，方為群小仄目，竊味聖賢垂戒，欲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之旨，只合杜門却掃，陰與同志深究力行，以俟道之將行，不當用官錢刻私書，故觸其所不欲聞者，使其有所指以為病，而其禍且上流於此。學使

天下後世，鉗口結舌，莫敢信嚮，是則欲道之行而反以扼之。此稷下甘陵所以基坑焚黨錮之禍也。答劉子澄曰：端良信道不及，亦是合下看得記誦詞章太重，所以一向不肯放下，未必專為禁忌指目也。若使見得此道理重，便斬作萬段，亦須向前，豈容復有顧慮耶？

答陳同甫曰：以老兄之高明俊傑，世間榮悴得失，本無足為動心者，而細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區竊獨妄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太銳，論太險，迹太露之過。是以困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顛沛至此，而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

答李季章曰、李通子約皆死、貶所令人痛心、益無生意、閩中鄭鄧黃皆物故、氣象蕭索、楊子直得祠、又遭駁項、平世間亦杜門、不敢見人、其它吾人、徃徃藏頭縮頸、不能吐氣、甚可嘆也、熹明年七十、已草告老之章、依例陳乞罪戾之餘、政使不免、亦所甘心、蓋比之一時輩流、已獨為優幸矣、尚欲低徊貪戀微祿、以負平生之懷、復何為哉、

又答黃直卿曰、朋友諸人、皆為外間浮論攻擊、不敢自安而去、其實欲見害者、亦何必實有事、適與之相違、但引筆行墨數千行、便可使過嶺矣、此亦何地可避耶、世人見處淺狹、例如此、令人慨然、

答許正甫混曰、德修崎嶇遠謫、令人動心、聞其平居對客、誦言固每、以此自必、乃今為得所願、然所關係則不淺矣、有寫其記文以來者、已屬通老呈白、想亦深為廢卷太息也、

又答李季章曰、平日未嘗得拜文簡公之函丈、而讀其書、仰其人、則為日蓋已久、又嘗聽於下風、而知公之所以相知、亦有不待識其面目、而得其心者、是以願自附焉、而不敢辭也、唯是今者、方以罪戾、書名罪籍、平居杜門、屏氣齟舌、不敢輒出一語、以干時禁、而慄慄度日、猶懼不免、乃於此時、忽爾破戒、政使不自愛惜、亦豈不為公家之累、是以彷徨顧慮、欲作復止、

而卒未有以副來命之勤也

答連高卿曰易箒結纓未須論優劣但者古人勤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此是緊要處子路仕衛之失前輩多論之然子路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為也

程允夫問伊川遇風雨坐不為之變自以為誠敬之力烈風雷雨而舜不迷錯其亦誠敬之力歟朱子曰舜之不迷恐不足以言之

宋童貫宣撫五路氣焰赫然方借寵賢德以取名不至則禍辱隨之部使者薦陳戩於貫戩移病不出或

勉以一見遠禍、戩曰、內恃怙、罷市權、吾所切齒、忍復見其面耶、朝廷聞而壯之、

朱子曰、篤信乃能好學、而守死乃能善道、又能篤信好學、然後能守死善道、又篤信所以守死、好學所以能善道、又篤信不可不好學、守死須要善、得道又篤信好學、須要守死善道、數義錯綜其意始備

朱子答李伯諫曰、孔門弟子之從其師、厄窮飢餓、終其身而不敢去、程氏之門、已仕者忘爵祿、未仕者忘飢寒、此必有所謂矣、

又答任伯起曰、熹衰病之軀、飲食起居、粗能如舊、流放竄殛、久已置之度外、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

連若欲行遣亦須符到奉行難以遽自忽忽也來諭
似有仰人鼻息以為慘舒之意若方寸之間日日如
此則與長戚戚者無以異矣若欲學道要須先去此
心然後可以語上

問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
節而不可奪君子人歟君子人也竊謂臨大節而不
可奪實貫上句惟其幾微之間義理精明危疑之時
志意堅定雖國勢搶攘人心搖兀猶能輔幼孤而安其
社稷維持百里而全其生靈利害不能移其見虎生
不能易其守故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斯足以當夫
可以託可以寄矣朱子曰此段亦好

朱子曰、西銘云、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歿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者也、

答劉李章曰、王晉輔來、求其尊人銘文、又說欲得鄙文、編次、鋟木、此雖不必實然、亦不可有此聲、當此時節、只合杜門讀書、潛形匿迹、豈可為此喧譁、以自取禍耶、况如老拙蹤跡、又比仁里諸賢、事體不同、彼或可言、而此但當默、其理勢不難曉也、又曰、海內善類、消磨摧落之餘、所存無幾、此誠可歎、若鄙意則謂、謔見消磨得去、此等人、便不濟事、若使實有所見、實有下工夫處、則便有鐵輪頂上轉旋、亦如何動得它、又

曰伯豐初亦不自知其能自植立如此但見其講論
剖析非一時諸人所及心固期以遠到不謂乃至於
斯殊可痛惜聞其後來所守之堅此尤不易吾道不
幸遺失此人餘子紛紛纔有毛髮利害便章皇失措
進退無門亦何足為軒耶

答項平父曰宗卿子靜蹤迹令人太息然世道廢興
亦是運數吾人正當勉其在己者以俟之耳不必深
憤歎徒傷和氣損學力無益於事也

答孫胡父曰嘗觀荀淑能譏刺梁氏而爽已不敢忤
董卓至或遂為唐衛之壻曹操之臣人家父祖壁立
千仞其子孫猶自倒東來西况太丘制行如此其末

流之弊，為賊佐命，何足恠我。

答蘇晉叟曰：先墓之文，每以為念。今以偽學得罪，明時姓名蹤迹，無日不掛議者之口。此豈作為文字治金伐石之日耶？所示文字敬且收藏，萬一未死之間，幸蒙寬恩，蕩滌瑕垢，乃當有以報耳。

答石應之曰：黨錮之禍，四海橫流，而賢者從容其間，獨未有以自明者。此則拙者他日視而不瞑之憂也。富貴易得名，節難保。此雖淺近之言，然亦豈可忽哉？答林正卿曰：季通云：凡在同志，無不傷痛。然人生要必有死，遲速遠近，亦何足較。聞其臨行，却甚了了，區處付屬，皆有條理，亦足強人意也。

答折子明曰先正墓文使人三返而勤懇益至熹雖至愚心非木石豈不惻然有動於中實以兩年以來名在罪籍每讀邸報觀其怒目切齒之態未知將以此身終作如何處置而後快於其心未嘗不惕然汗出浹背沾衣也是以年來絕不敢為人作一字若以尊喻之嚴遠弛此禁則四面之責紛然而至從之則石禍不從則取怨反復思之未見其可無餘年無幾疾病侵凌豈有精力可以及此

答余彞孫曰有憂有懼者內有所不慊也自省其內而無所病則心廣體胖而何憂何懼之有魏良齋挺之嘗客嚮州章傑家故相趙忠簡薨海上

歸葬常山。傑雅怨趙公，又希秦檜意，逮繫其家人。劾治甚急，人畏其凶虐，無敢議者。元履獨慨然，以書譙傑。長揖徑歸。傑亦不能害也。

朱子曰：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無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為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不可忽也。

濂溪先生在合州時，趙清獻為使者，或譖之。清獻感臨之甚威，比去猶不釋，而先生處之超然也。先生後倅達州，清獻為守，熟視其所為，乃寤，執其手曰：幾失

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

程子曰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張南軒曰君子不避亂亦不入於難於所不當避而避固私也於所不當預而預乃勇於就難是亦私而已如曾子子思之避寇戎不避三仁之或死或不死皆從容乎義之所當然而已

又曰君子之遇艱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又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又曰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又曰大人於其否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

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不以道而身
亨乃道否也

又曰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
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
塞禍福不足以動其心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墮
獲於窮厄所守亾矣安能遂其為善之志乎

又曰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
動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

又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
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舍畢竟倚益若
不會處置則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又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古之人有捐軀殞命者若
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
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
已

又曰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
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為不當為便是命在其
中也

又曰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為於義未必中然非
有志繫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為不為
張子曰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
慧術知者恒存乎疹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

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
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故曰
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又曰無貳無虞上帝臨汝
愚謂詩意雖主伐桀而言然學者見義而無必為之
勇或以利害得喪二其心者亦宜味此言以自決也
朱子曰恐懼憂患雖是外面來底須是自家有箇道
理處置得下恐懼憂患只是徒然孔子畏匡文王囚
美里死生在前耳聖人處之恬然只着此便是要見
得道理分明自然無此患
高柴自見孔子足不履影啓蟄不殺兮長不折衛輒

之亂出而門閉。或曰：此有徑。子羔曰：吾聞之。君子不
徑。曰：此有竇。子羔曰：吾聞之。君子不竇。有間使者至
門啓而出。朱子曰：不徑不竇，無事時可也。若有寇盜
患難，如何守此以殘其軀？觀聖人微服過宋，可見矣。
魏太武帝使著作郎高允授太子經，及崔浩以史事
被忤，太子謂允曰：八見至尊，吾自導卿。既至尊有問，
但依吾語。太子見帝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
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為，未對曰：
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
臣多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
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鄉聞皆云浩所為。

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
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衆臣欲丐其生耳，實不問臣。
臣亦無此言，不敢迷亂。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
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
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他日太子讓允曰：吾
欲為卿脫死，而卿不從，何也？允曰：臣與崔浩實同史
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恩，違心苟
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

遊雅常曰：前史稱卓子康、劉文饒之為人，褊心者，或
不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
乃知古人為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呐

呐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嘗謂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之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為然。及司徒得罪，詔指臨責，聲嘶股栗，殆不能言。高子獨敷陳事理，辭義清辯，人主為之動容。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用事，威振四海，王公以下，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此非所謂風節者乎？

程子曰：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始得。致之為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謂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子須知他命，方得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蓋命苟不知，無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是致命，便須得志。其得禍得福，皆以自致，只要申其志而已。

又曰、當為國之時、既盡防慮之道矣、而猶不免、則命也、苟惟致其命安其位、則危塞險難、無足以動其心者、行吾義而已、斯可謂之君子、又曰、處患難、知其無可奈何、遂放意而不反、非其安於義命者也、

朱子曰、國之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不得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句、曰、互至於枉尺直尋、而利亦為之、是甚意思、胡雲峰曰、處己有道、則行艱難險危之中、無所不利、失其道、則有不能堪、而忿怒興矣、是以君子貴有德也、

朱子曰、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辰、

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忤，如此而不幸，填丘壑，捐軀捐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問先生是關大節處，須是日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一一如此用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朱子曰：然。朱子曰：以利害禍福言之，此是至粗底，此處人都信不及，便講學得待如何，亦沒安頓處。今人開口亦鮮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緣只見得這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

又曰、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為、與義理之必
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
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懾憚、不幸蹉跌、死生
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

尹和靖曰、孔子於顏子之死、只說不幸短命、死則知
盜跖乃固之生也、幸而免者也、

黃勉齋曰、孔孟之教人、曰守死善道、曰舍生取義、夫
死生亦大矣、至於道理之可樂、則生不足戀、而死不
足顧、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則於聖賢之道、如既者
不念食、渴者不念飲、行者不念歸、病者不念起、猶未
足諭其切也、

自警義編曰、文王囚美里而演易、若無美里也、孔子
在陳、蔡而絃歌、若無陳、蔡也、顏子簞食瓢飲而不改
其樂、原憲衣被履穿而聲滿天地、以至夏侯勝、居桎
梏而談尚書、陸宣公、謫忠州而作集驗、此無他、若素
生患難中而安之也、中庸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其
是之謂乎、

真宗晚得風疾、嘗卧宦者周懷政、復與之謀、欲命太
子監國、懷政東宮宦也、出與準寇議之、準遂議立太
子廢劉后、黜丁謂等、使楊億草定詔書、億私謂其妻
弟張演曰、數日之後、事當一新、語稍洩、丁謂夜乘婦
人車、與曹利用、謀誅懷政、黜雖召億至中書、億懼、便

液俱下、面無人色、謂素重億、無意害之。徐曰、謂當改
官、煩公為一好詞耳。億乃少安。朱子曰、楊億工於纖
麗浮巧之文、非知道者所為。然資稟清介、立朝獻替、
畧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為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
之句耳。然既謂之知釋子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
有過人者。而方下謂之逐菜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
書、億乃恐懼、至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
角磨盤果安在哉。

曹達字文之、少長知自刻厲、病劇、猶書于牖曰、未死
之前、不可自棄、遷善改過、自是愈篤。死之日起正衣
冠、危坐如平日、語其弟廷曰、吾雖甚病、而學益進。此

心瑩潔無復纖翳如是而死庶可以言命矣語訖就
寢未安而沒

朱子曰六經紀載聖賢之行事備矣而於死生之際
無述焉蓋以是為常事也獨論語檀弓記曾子寢疾
時事為詳而其意不過保身謹禮與語學者以持守
之方而已然自學者而言之則死生亦大矣非其平
日見善明信道篤深潛厚養力行而無間夫亦孰能
至此而不亂哉

朱子跋呂伯恭日記曰觀伯恭病中日記繙閱論著
固不可以一日懈至於氣候之暄涼草木之榮悴亦
必慎焉則其觀物內省蓋有非血氣所能移也

朱子曰。世之學士大夫。措身於利害之塗。馳騖而不反。是以生死窮達之際。每有愧於山林之士。嗚呼。服儒衣冠。學聖人之道。誠能一以義理存心。而無惑於利害之際。則其所立。當何如哉。

蔡蕪字神與。高簡廓落。不能與世俗相俯仰。中年買田。築室於武夷之陽。其間累遭盜賊水火之變。而浩然不以屑意。杜門掃軌。專以讀書教人為事。晚歲屬疾。手書一紙。以付其子元定。丁寧之語。無不出於忠厚誠實。而尤以沒溺利欲。為殺身之戒。朱子見而跋之曰。死生之際。人之所不容偽。而誠之積者。未有不顯于後者也。公之平生。所以教其子者。不于利祿而

開之以聖賢之學，則其知識之高遠，已非世俗所及矣。及其委疾，屬續之餘，而其所託，猶不異於平日。且其字畫壯偉，志氣間暇，又能無怛於始終之變，是豈可以勉強而偽為哉。

朱子曰：熙寧中，蘇公頌掌外制時，王丞相用事，嘗欲有所引拔，公以其人不可用，且非故事，封之用，此罷歸，不自悔，守益堅。當時高其節，與李才遠、宋次道并稱為三舍人。云：後得毗陵鄒公所撰公行狀，又知公始終大節，蓋章章如是。心每慕其為人，世之學者，或有所怵於外，則眩而失其守，如公學至矣。又能守之，終其身一不寢，此士君子之所難，而學者之所宜師。

也。

朱子曰、俚俗相傳、疫疾能傳染人、有病此者、鄰里斷絕、不通問訊、甚者骨肉至親、亦或違之而去、傷俗害理、莫此為甚、或者惡其如此、遂著書以曉之、謂疫無傳染、不須畏避、其意善矣、然其實不然、聞者莫之信也、予嘗以為、誣之以無染而不必避、不若告之以雖染而不當避也、蓋曰、無染而不必避者、以利害言也、曰、雖染而不當避者、以恩義言也、告之以利害、則彼之不避者、信吾不染之無害而已、不知恩義之為重也、一有染焉、則吾說將不見信、而彼之避去者、惟恐其不速矣、告之以恩義、則彼之不避者、知恩義之為

重而不忍避也。知恩義之為重而不忍避，則雖有染者，亦知吾言之無所欺，而信此理之不可違矣。抑染與不染，似亦係乎人心之邪正，氣體之虛實，不可一槩論也。吾外大父祝公，少時鄰里有全家病染者，人莫敢視。公為煑粥，藥日走其家，遍飲病者，而歸劉賓之官。永嘉時，郡中大疫，賓之日遍視親，診脈，候其寒濕，人與藥餌，訖事而去，不復盥手。人以為難，後皆無恙。云又曰：附子，今人亦嘗不服，但熟則已，疾生則殺人耳。漢淳于衍，毒殺許后，蓋生用也。果爾，則雖平人亦不免。况乳婦乎？或者乃謂今人有新產，而以附子愈疾者，遂疑漢史之過誤矣。予嘗中烏喙毒，始時頭

岑岑然久之加煩憊正如許后之症當時在深山不能得藥須臾通身皆黑勢甚危惡意必死矣偶記漢質帝語得水尚可活亟令多汲新水連飲之遂大嘔洩而解此亦不可不知也

宋明帝臨崩慮王景文以后族必擅朝權詔賜之死勅至景文方與客圍棋叩函觀之復置局下神色不變與客爭劫竟局斂子納奩畢徐曰奉勅見賜以死方以勅示客飲藥而卒其鎮靜如此

唐李石為相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途路妄言兵至京師驩走塵起百官或襍而騎宰相鄭覃將出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鎮定宰相走則亂矣間里羣

無賴陰持兵俟變金吾陳君賞立望仙門中使促闔
門君賞又不從日八而退是時微石鎮靜君賞有謀
幾亂

劉先主與張飛趙雲等分定郡縣時巴郡嚴顏率衆
守城不降及城陷縛顏至飛呵曰汝見大將軍至何
以不降而敢拒戰命左右牽去斬頭顏大笑曰斬頭
便斬頭何必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為上客

案虞嘗行宿寄逆旅同舍客失脯疑虞為盜虞嘿然
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多失魚肉雞鴨多是狐狸
偷君何疑人乃將脯主山冢間尋求果得之客求還
衣虞投之不顧

褚裒季野遷太尉記室參軍時名已顯而位猶微人多未識公送估客舫與故吏數人投錢塘亭住爾時吳興沈令亦送客至浙江亭吏驅褚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許人吏云昨有一僮父來寄亭中以有尊客故權移之令遙問僮父欲食餅否姓名何等可共語褚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令大慙不敢移公僂於牛屋下修刺詣公更宰殺為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慙公與之宴飲言色無異狀如不覺

宋徐孝先為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官寮皆携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閣道東西跨路通

于朝堂其第一即都官省西抵閣道年代久遠多有
鬼恠每昏夜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中
出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先代確即居之經兩載妖
變皆息人咸以為真正所致

呂獻可既沒溫公誌其墓未成河南監牧使劉航仲
通自請書石既見其文遂回莫敢書其子安世曰成
吾父之美可乎代書之仲通又陰祝獻可諸子勿摹
本恐非三家之福時小人蔡天申學賂鐫工得之以
獻安石安石見之亦不介意掛壁間謂其門下士曰
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

歐陽起鳴曰劉向稱賈誼通達國體愚謂自遷謫長

沙動心忍性中得之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
存乎疹疾嗟夫逆意之境皆吾進德之機人恒生於
憂患而死於安樂智於更事之多而愚於閱歷之未
深也惟物亦然金久於煉則精鏡久於刮則明惟技
亦然蹶羊腸之途者始精於御馬歷龍門之險者始
熟於操舟蓋經一事者長一識遇一蹶者得一便足
履乎憂患之途身處乎困阻之間嚼啜世味而備嘗
之則老於更事而精於謀國宜也誼之通達有得於
是乎

尹和靖彥明質直莊毅實體力行伊川曰我死而不
失其正者尹氏子也紹興中劉豫聘之不從以兵恐

之彥明自商州奔蜀至闕得伊川易傳於其壻邗純拜而受之因止於涪高宗徵為崇政殿說書臨行祭伊川文曰不背其師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也

光宗受制於李后驚起得疾孝宗崩不執喪中外憂懼趙汝愚連白太后立嘉王擴為帝民心悅懌中外晏然寧宗既立汝愚叔召明德之士以輔新政后戚韓侂胄誣汝愚以謀危社稷出知福州命直學士院鄭湜草詔列罪湜忠憤激烈制詞畧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傾定危安社稷以為悅任竭忠節利國家無不為既隆翊戴之勛尚冀啓沃之助力陳忱烟祈避煩言湜坐無貶詞罷官去

後漢趙岐字函卿京兆人嘗為史氏長左官兄勝為河東守岐恥之即日棄官而歸唐衡兄珥為京兆尹與岐有隙叔岐家屬盡殺之岐逃難遠方賣餅北海市中孫嵩見而異之載與俱歸藏於複壁諸唐死乃敢出胡氏曰函卿恥事閹人之兄棄官而去羞惡之心立矣雖潔身於海東而覆宗於京兆至賣餅市肆匿身複壁僅乃得免詩云我瞻四方蹙蹙靡所聘吁可畏哉而函卿志不挫折玩心孟子幼瘁皓首未嘗釋卷卒成箋註垂世千有餘年嗚乎其亦賢矣哉慶曆中劫盜張海橫行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海

悅經去不為暴事聞朝廷大怒富弼議誅仲約以正
法范仲淹欲宥之爭於上前弼曰盜賊公行守臣不
能戰不能守使民贖錢遺之法所當誅也不誅郡縣
無復肯守矣者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
禦而反賂之法所當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
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去仁宗
釋然從之仲約由是免死

後漢宦者呂強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強辭讓
懇惻黃巾賊起強請先誅左右貪濁者因大赦黨人
帝納之諸常侍人人求退趙忠等共譖強云與黨人
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帝不悅使黃門持兵召強強

曰吾死亂起矣大丈夫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
自殺真氏曰呂強雖處內侍之官有直臣之節觀其
慷慨就死畧無揣摩之意可謂烈士矣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齋夜宿省偷兒入室持刃
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試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
洩也公曰諾終不以語人其後為盜者以他事坐罪
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公之威德不傳
於世也

康定間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
有人持匕首至卧内遽褰帷帳公起坐問誰何曰某
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國遣某來蓋張

元夏國正用事也。公就寢曰：汝携余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陣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時范公純佑亦在。迺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為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金帶，是墮賊計中矣。魏公握其手，再三歎服曰：非琦所及。

張乖崖詠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驩。韓魏公聞之曰：當是時，某亦不敢措置。

向文簡敏中出知永興軍，會鄉人大饑，有告禁軍欲

倚懶為難者。密使麾下兵被甲衣袍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無一人預知者。命懶入先令馳聘於中門外。後召至階。公振袂伏。率齊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即席誅之。勦訖。屏屍。亟命布灰沙掃席。張樂宴飲。賓從股慄。

張子房。亾匿。嘗從容遊下邳。圯上有老人。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取履。良愕然欲歐之。為其老。乃強忍取履。引跪進。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

有王生者。於公卿會中。顧謂張釋之曰。為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人或讓王生。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

無益於張廷尉，廷尉天下名臣，故使結襪，欲以重之。齊沈憐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履，憐師曰：「是卿履耶？」即跣而反，鄰人得履，送前者還之。憐師曰：「非卿履耶？」笑受之。

後漢陳重字景公，舉孝廉，為郎中。會郎有歸寧者，誤持隣舍袴以去，主疑重所取，不自申說，市袴償之。後歸寧者歸，以袴還主，其事乃顯。妻師德溫恭謹慎，未嘗與人有毫髮之隙。其弟授代州刺史，戒曰：「吾甚憂汝，與人相競，弟曰：『自今人唾面，亦自拭之而已。』」師德曰：「只此不可，人唾汝面，怒汝也，拭之是逆其心，何不待其自乾。」

呂蒙正不喜託人過。初參政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同列怒之，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公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復忘，不如無知也。」不問之，何損？皆伏其量。

富文忠少時嘗有詬之者，公聞如不聞。或以告之，文忠曰：「恐指他人。」曰：「明呼公名。」公曰：「天下固有同名姓者，竟置不問。」

後韓韓韶為龜長時，太山賊舉偽號，連年不能破。賊聞韶質，不入其境。餘縣被寇盜流八縣界者甚衆，聞倉賑之，主者爭為不可。韶曰：「長活濟寧之人，以此得

畢含笑入地矣。太守聞之，竟不罪詔。

陳寔在鄉閭，平心率物。為太丘長，有盜入室，止於梁上。寔命子孫訓之曰：「不善之人，未必本然，習與性成。如梁上君子是也。」盜驚自投。寔徐譬之曰：「視君杖貌，不似惡人，宜深克己反善。然當由貧。今遺絹二疋，自是一縣無復竊盜。」

管幼安避亂遼東，還汎海遭風，程垂頃沒。幼安思憊，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今天怒猥集，過恐如此。」

西紀一九八〇年一月三十日印刷
西紀一九八〇年三月十日發行

素行錄(影印版)

二恥齋文獻刊行所

發行人 申基勲

印刷人 申喜鎮

農經出版社

大田市東區元洞九二番地

電話

② 二九二二

③ 二九二三

(出版登錄第卅一號)

古 181.15
人 5822
V. 2